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歸震川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 震川集選序

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敬贈

吳南屏曾選震川集。余徧覓之不可得。而南屏當時有學桐城之目。實則南屏師承震川。不必辦香桐城也。夫文字安得有派。學者得其精髓。取途坦正。後生遵其軌轍而趨。不知者遂目爲派。然則程朱學孔子。亦將謂之爲曲阜派耶。南屏惡時流之目爲桐城。自作文辯白。極爲曾文正所譏。辛酉五月。余晤康長素於滬上。長素曰。足下奈何學桐城。余笑曰。紆生平讀書寥寥。左莊班馬韓柳歐曾外不敢問津。于歸震川則數週其集。方姚二氏略爲寓目而已。長素憮然。余因論史記菁華頗爲震川所擷取。長素深以爲然。震川之文。多關心時政。論三區賦役水利書。及三途並用議。語語切實不類文人之言。其最足動人者。無過言情之作。是得於史記

之外。戚傳巧於敘悲。自是震川獨造之處。墓銘近歐而不近韓。贈序則大有變化。惟不及韓之遒練耳。曾文正譏震川無大題目。余讀之捧腹。文正官宰相。震川官知縣。轉太僕寺丞。文正收復金陵。震川老死。牖下。責村居之人。不審朝廷大政。可乎。雖然。王鳳洲以達官執文壇牛耳。震川視之蔑如。果文正之言。與震川同時而發。吾恐妄庸鉅子之目。將不屬之鳳洲矣。此集得全集中十分之四。壽序僅錄其一。震川存壽序過多。或其後人愛不忍釋。究亦不能病震川也。辛酉嘉平。閩縣林紓。識於宣南煙雲樓。

6746  
震川集選目錄

玉巖先生文集序

五嶽山人前集序

卓行錄序

貞女論

三途並用議

馬政議

守耕說

東隅說

懷竹說

朱欽甫字說

莊氏二子字說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獄專

言解

上宋明府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寄王太守書

遺王都御史書代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上徐閣老書

上瞿侍郎書

上王都御史書

送嘉定丞魯侯序

送崑山縣令朱侯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代

送夾江張先生序

送王汝康會試序

送縣大夫楊侯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世美堂後記

畏壘亭記

項脊軒記

家譜記

見村樓記

真義堂記

遂初堂記

世有堂記

可齋記

耐齋記

櫟全軒記

滄浪亭記

杏花書屋記

寶界山居記

重修闕里廟記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馮會東墓誌銘

周孺亨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金君守齋墓誌銘

陳君厚卿墓誌銘

蔣原獻墓誌銘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顧孺人墓誌銘

張太孺人墓誌銘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南雲翁生壙誌

亡友方思曾墓表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

表

貞節婦季氏墓表

元朗先生墓碣

褚隱君墓碣

王烈婦墓碣

曹節婦碑陰

震川集 選目錄

魏誠甫行狀

先妣事略

歸氏二孝子傳

顧隱君傳

洧南居士傳

蔡孺人傳

書齋銘

清泉銘

弔何氏婦文 井序

祭楊忠愍公文

思質王公誄





# 震川集選

## 玉巖先生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充之。別自號玉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廬兩月上疏諫武宗皇帝。佞幸疾之。欲置之死。而上不之罪也。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幸者怒未已。使人遮道刺公。公僞爲頭陀。行乞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寨驛丞。會武宗宴駕。今上卽位。詔舉遺逸。公復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陸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可謂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武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天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朝廷。如公者。豈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匡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詞而傳之宜矣。若夫詆訐叫號。

不見省采。徒爲一時之空言。似不足以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豈不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爲治。利安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公道。後之人猶搃腕附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國家累洽休明。迨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徒。縱橫亂政。而上常御豹房。輕騎嬉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以梵呪弭賊。則樊並蘇令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上蚤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時事。而尤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孝宗爲言。使公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予所以讀公之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其門人陸光祿鼇所述行狀中。公歿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藁。捐俸刻之。公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玉巖文集未之見。然震川序中一語不涉其文。度所刻必多奏議之屬。以人重故。不論其文讀之。足見正德之昏暴淫亂。無人理也。

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玉叔別三年矣。讀其文益奇。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爲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而爲文。不史記若也。玉叔好史記。其文卽史記若也。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強者。夫西子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醜人耳。若有如西子者。而爲西子之曠。顧不益美也耶。故曰。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緜緜甚矣。文之難言也。每與玉叔抵掌而談。相視而笑。今見其燦燦爾。洋洋爾。繼繼爾。別之三年。而其文之富如此。能史記若也。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試讀之。未有不史記若也。玉叔生於楚。其才豈異於古耶。先是以其稿留余者逾月。似以余爲知者而命之題其後。昔韓退之。才兼衆體。故叙樊紹述。則如樊紹述。叙柳子厚。則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玉叔也。况史記耶。夫苟能如玉叔。則亦里之捧心者也。

卽史記若四字看似推重實有微詞但觀其下言能知史記之所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文稱玉叔不稱曰能但稱曰卽卽者髣髴近似之謂此文似出遊戲非眞服玉叔者

卓行錄序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既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於中。而爲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與其門人修德講學。始以仁爲教。然至於其高第弟子。與當世之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焉。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教其爲君子之事。以治其心術之微。固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深望於其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蓋未之深絕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爲論甚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爲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寧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概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倣詭異常之事。而不爲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別有孝友傳。大抵史家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勸俗。

則一而已矣。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寧程汝玉雅志著述。頗爲剽摘而彙別之。凡爲書若干卷。名之曰卓行錄。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爲序之云爾。

立論甚正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綬。母送之門。共牢合卺。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

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震川此論余甚韙之。未嫁而爲聘。夫守節是毀其終身傷天地之和也。吾鄉某某二公皆顯宦。女未嫁而所聘之婚死。乃逼之守義。一有不堪言之隱變。一則抑抑以死。均余所目覩者。然余門人之母蕭貞女爲聘。夫守義不嫁。東隣失火。女守共姜之節。弗出火。越其西隣而過柴門。巋然火中。得不之爇。此又余之所目覩者。綜二者而觀。亦論是否出其本心。果有不可奪之節聽之可也。不得以醜言詆爲未嫁而奔。若非女意所出。而父母逼之自成其名。則父母之罪也。范文正家有再醮之婦。不害其爲文正。至於今日。講女權及自由結婚。則震川此

論出當爲人培植成薈粉矣此文立論正有過苛處

三途並用議

有光爲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邇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爲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爲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爲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爲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爲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旣分。遂爲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爲州郡。則吏道

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筭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筭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卽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與乞恩者。概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買馬空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闕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爲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爲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尙書徐晞。知府况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蓋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



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譚譚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其資格。進叙。今亦頗苦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爲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爲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效也。謹議。

自康乾訖咸同。清之京朝官。非進士不貴。旗員則否。其由舉貢進者。謂之雜流。然同治中興。名將相又多不由進士出身。總言之。隨地皆有才。一在能養。一在能識。震川論三途並用。然皆歷指三途之弊。意在去資格。余觀今日之仕資格。已蕩然而盡。平地可以入政府。爲各部之長率。皆人才乎。而又不盡然矣。

###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旣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

力養己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卽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帝伐口。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卽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於官。而民以爲非民之所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爲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爲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於不可復爲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

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則此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工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駮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略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

吏之浸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注之產至矣。弛草地而垆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烏僕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卽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埽堆。以爲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詳明精透

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婿。予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鋤在其

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沈翁一田舍翁耳。有何可說。然由耕字發議。且從大處落墨。歸入本位。則用虛攏之筆。神理躍然。

### 東隅說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海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人知四海之隅。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央之謂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耶。子適於其東。而號曰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從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觀之。庸詎知我爲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方物之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處乎東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圓。地不加方。循是而又東。天不加墮。地不加傾。弭節乎陽谷之地。總轡乎扶桑之墟。仰角宿之旦。啓曜靈之藏。遊遨乎春宮。泛觀乎溟渤。夷然隱几。

而噓。倚梧而吟者也。故東隅者適然者也。適然則幾乎道矣。

文偶摹仿莊列非其所長

懷竹說

夏太常風流雅韻。寄於楮墨間。意之所至。揮洒所及。有不自知。雖爲好事者所珍襲。然不足以爲太常重。蓋太常非命於竹者也。適也。而其子孫懷之者。非囿於竹者也。情也。君子之於其先。雖涕唾遺物。莫不可珍。而悽愴惕息。有不能自己者。然予有進於是焉。子孫之身。卽祖宗之身也。竹猶懷之。而况其身乎。凡人作事無法。浪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於無所懷之故。知所懷也。則竦息傾慮。擇地而陷。將不能以一日自安。况曰吾祖宗之身乎。被髮跣袒。而號於市人。謂之狂。俄而纓冠振履。揖讓進退。人卽以爲儒者。在乎懷與不懷之間也。爲太常子孫者。必慎而言。顧而行。深自貴籍。若持重寶焉。惟恐失之。斯善懷矣。苟徒出於一時感動。俄而忘之。注意於殘楮敗墨間。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謂孝思也。子祖母實太常之孫女。元孫煥。與予爲表弟。以懷竹自命。予故勗之如此云。

竹何足懷。由懷字推演卽可因小而見大。自是理學家名言。

朱欽甫字說

朱欽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協也。欲更之。歸子曰。古之有名。別稱而已。不必其美也。其有字也。爲卑者設也。諱名而已。不必其協也。必美以協之者。非古也。雖然有教焉。君子不廢也。子之字足以爲教。而徵諸其名。何謂弗協乎。蓋欽者天下之事之所以成也。此心少不出於欽。而橫潰恣肆。將墮敗而不可舉。而精神意慮之所遺者多矣。是以號爲天下之奇材者。知其無以易乎欽。而欽者所以用奇者也。驕駟之馬。羈繫鞭策。而馳騁乎千里之途。榘梓豫章。參天之木。必就規矩而充乎棟梁之用。若必泛駕。必衝檝。必擁腫。屈曲以爲奇者。非奇也。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輕用其智。勇足以懾天下。而不輕用其勇。有絕世之姿。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奮而天下莫能當。若必狂走叫號。挾其所貴。而希心於蹶弛之士。以爲奇者。非奇也。昔者帝堯之時。天下之英才。並庸於朝。於是僉舉治水者。莫能出鯀焉。夫英賢之聚也。治水之大任也。而莫能舍鯀也。則鯀者天下之奇材。而弗欽焉。其與庸無幾。兵之詭變。君子惡之。然吾讀孫子之書。多警畏之辭。而以處女用脫兔。孫子之爲奇者。無出於是。欽甫可以類觀矣。胡可更也。吾嘗聞其崖略於洛閩諸君子。欽甫不以予言爲迂。當爲欽甫終日陳之。

論智勇雖孟子之言不能過也其聯合欽奇二字之義尤無痕迹

莊氏二子字說

莊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子字之曰德實。其仲曰文華。子字之曰德誠。且告之曰。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浮飾相與。敝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如拙。辨不如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爲文。莫若以質爲文。質之所爲。生文者無盡也。一日節縮。十日而贏。衣不鮮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餐。故曰。賁無色也。賁爲無色。非無色而後賁也。吳在東南隅。古之僻壤。秦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怪之。而後知聖人之用心也。彼以聖賢之德。神明之胄。目覩中原文物之盛。祕而弗施。乃和於俗。若入裸國。而顧解其衣。以其民含樸。而不可以漓之也。洎通上國。始失其故。奔潰放逸。莫之能止。文愈勝。僞愈滋。俗愈漓矣。聞之長老。言洪武間。民不梁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客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強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幾也。予少之時。所聞所見。今又不知其幾變也。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人之有欲。何所底止。相誇相勝。莫知其已。負販之徒。道而遇華衣者。則目睨視。嘖嘖歎不已。東鄰之子。食美食。西鄰之子。從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晏召。送往迎來。不問家之有無。曰吾懼爲人笑也。文之敝。至於是乎。非獨吾吳。天下猶是也。莊氏居吾里。



中。獨以樸素自好。務本力業。供役於縣。爲王家良民。德實自樹立門戶。而德誠贊王氏。皆以敦厚爲人所信愛。此殆流風末俗。所浸灌而未及者。其可不深自愛惜。以卽其所謂實而勿事於飾。求其所謂誠而勿事於浮。禮失而求之野。吾猶有望也。

質之生文無盡爲千古名言。又謂伯仲至吳之解衣爲吳民之含樸。不可以滴此語實未經人道。以至小之題發絕大之論。自是神力過人處。

###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殺爲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迺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撈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

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稅。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稅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梭。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梭擲地。嫗以己梭與之。又折其梭。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繫諸牀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極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懼。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閨闈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

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汪氏嫗較河閒婦爲甚。文窮述穢惡不遺餘力。讀者當知非敍穢惡正於穢惡中。見貞女守貞之奇。余曾竊效其文爲賊史。自謂敍事不後於震川也。

###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謝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爲此兩端。蓋今豪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爲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之。巖裸身著草履。其衣爲血所濺。卒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臥縣門外。而貞女父張燿已先入告之矣。燿弱人。其婦翁已得巖金。教燿獨告。爰及典史來驗。巖尙揚揚在外。爲賂驗者。貞女喉下刀孔容二指。尙有血沫噴湧。仵人裂其頸。謾曰。無傷者。

盡去其衣。膚青腫寸斷如畫紋。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冤。或奮擊忤人。縣令亦知忤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膊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鐸胡巖也。不速成此獄。當刺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也。逮女奴鞠之。遂收巖等。先是嫗貲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憂邱評事。兩人時時入縣。縣令問此兩人。張顧邱曰。老法司謂何。邱曰。殺一女子。而償四五人。難以申監司也。蓋令多新進。不諳法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事益解。巖等皆頌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釋巖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召巖等。巖等自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卽持金回也。令忽縛巖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遁去。安亭市中無不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於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斃嫗於獄。欲以絕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巖所爲。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嫗尸於市。汪客夜持棺欲竊斂之。鬼數百羣。逐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爲從者。會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鞠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獨貸朱旻。旻是夜實共殺者。不獨於戶外竊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竟日

相謀。邱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巖猶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爲涪州知州。以卒。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燿亦色動。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卽此一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恃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此文雖奇駭動目。然皆從至性中流出。尤見震川正直之節概。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於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己也。終日而談道。人謂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己也。夫以切於己而終日談之。而不當於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若耳目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爲狂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飢者言食。而飽者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子之教。而能爲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於道。而當時擬之以爲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舍德行而有言語之名。爲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如愚。二子不爲

無實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爲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此文是主力行者開頭一語已盡括道中之祕。其下以語妙出之。眼前語竟未經人道。

上宋明府書

竊惟明府蒞任以來。布以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所以數數有瀆於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防墓不修。孔子泫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爲姦民窟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道。壅絕祭享。無塗窳之旁。穿方殆遍。曠垠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曾不及馬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可一日自立於世。此所以食不甘味。臥不安寢者也。向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奈盤據之徒。多是衙門老役。合併數家。設爲厚餌。誘買族人。以爲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壅而未施也。律於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薰狸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含忿積恨。復仇相殺之事。必多於天下矣。昔柳子厚在嶺外。

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遣宗人子弟書。惟以墓木爲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家。先造塚上。有光不肖。爲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闔之內。步武之間。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兔之傷而已。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尙守殘經。服儒衣冠。三世之邱隴。坐視毀傷。曾不泚然俯仰天地。亦何顏乎。惟明府哀念焉。

震川家譜記謂歸氏無一人知禮義者。故族人爲人誘買。震川於下狀之外。又瀝情上書。至直斥諸父兄之坐視毀傷。情詞哀痛。已極。言坐視者。卽爲誘買之徒。雖不爲尊者諱。然祖宗重於不肖之父兄。不得已訴之。有司心跡可諒。文亦真懇動人。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有光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爲業。然未嘗窺究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祕。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爲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有光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邾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猷

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邾氏所謂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邾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君鏐。本毗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患其不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實爲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江旣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略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



其下策者矣。有光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爲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鄣疆圉。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邇者風汛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瀾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之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腹內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爲奮然爲之。亦未必難。明公於瓦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爲解。然今茲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爲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爲湖。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尙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蚤爲措置。

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且略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菱蘆。自崑山漫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隘口入海。放今年涇瀦之流。備來年涇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有光塞拙。非有計慮。足以裨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松江爲吳中之孔道。不濬松江。三吳之水亦何由洩。文言之鑿鑿。恐當道亦未必卽從此老孝廉之策也。文於要害處言之。至有力量。

寄王太守書

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匆遽辭別。不及盡言。有光非能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錄事跡。略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鄭氏二三家。斷以爲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瀦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見論。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

之吳淞江之所以爲利者。蓋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竝論耶。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略不詳耳。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卽如宋郊宣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爲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略據今日河影。開挑菱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流通之漸矣。今春量撥賑饑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卽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菱蘆。皆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卽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奸有所懲矣。有光二十年。

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職。因開瓦浦問及。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爲憂。故特而言耳。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起問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與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卽日度江。遠離節下。豈勝瞻戀。因還舡附此不宣。

此書仍抱定前書宗旨。旣力言積弊所在。未引據史起尤精切有膽識。

遣王都御史書代

某屏居山野。不敢復自通於當世士大夫。雖承明公顧念。不遺衰棄。而亦不能少伸候謝之情。負罪何可言。茲輒不自量。以鄉里細民之情。冒有陳瀆。惟明公採擇焉。往歲漕卒與嘉定之民鬪時。巡院適在彼境。見其不直。頗加懲艾。遂至負恨。以單詞赴臺陳訴。其糧米不無糠粃之雜。而亦不盡然也。

明公以軍國重計。不容有所縱貸。然猶顧恤民隱。不加深究。吳人莫不忻懼鼓舞。歎頌明公之德矣。邇者檄下。欲以嘉定縣糧赴郡。交兌。民情頗有不便。譬之驕兒之於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號呼而隨之。此某之所以不自量而代爲之言也。嘉定負海。去郡治二百里。所往來以潮汐爲候。又經歷太倉崑山而後至。此法一行。民間又增轉搬折耗之苦。將來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諸侯地方百里。中之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貢。古之輸百里二百里。蓋所必計也。今江南爲國家奉地。歲漕自所在水次達於京師三四千里。費無不出於民。雖假之漕卒。其實民輸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諸侯之輸矣。夫漕卒舊法。頒兌於嘉定。彼以泛舟之便。無分毫之損也。而嘉定交兌於蘇州。復有雇船之役。增數倍之費矣。國初罷海運爲轉運。其始直隸蘇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糧。送至淮安。鎮江廬鳳淮揚之糧。送至徐州。徐州山東兗州之糧。送至濟寧。而以裏河船遞送至京師。此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爲不堪。故改定於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對船貼兌。與軍領運。此所謂兌運也。民猶以爲不堪。故又改定於本府州縣。附近水次交兌。而增加漕卒過江脚耗。自此民不復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此所謂長運也。國家立國歷一百餘年。因革損益。務求以便民。蓋

至於長運而其法始定。疑未可以輕改也。此法一動。恐後之議者以蘇州不可復議。瓜淮。瓜淮不可復議。徐州濟寧。未知今日之民。可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兌五六升。是以石五六升而運一石也。況過江脚價。日增月益。不知其幾。而後乃以長運代民之兌運。民之所以得宴然於境內。而使軍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雇之也。軍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實厚受其雇而爲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於其間者矣。若夫糧米插和。及爭訟小節。明公稍加振飭。所在孰敢不奉令。况戶部每年奏差主事監兌。奉有專勅。監兌能舉其職。則明公可以無問矣。亦不至啟長運爲兌運之漸也。國家殫天下之力以養兵。一旦有事。兵者至於無所用。而獨驅民以戰。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兵。不知其已也。是固有可痛者矣。漕卒號暴。賴所在有司與之牴牾。僅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卽異日之放縱。無所不至。有司承風。莫敢誰何。民猶以羊而禦狼也。瀕海州縣。自經倭奴剽掠之餘。十室九空。而加編海防。賦調日廣。至辛酉之水。吳中千里。皆爲巨浸。爲百年所未有之災。當時撫院。不曾奏蠲。至今易銀征賠未已。鄉民離農畝。日在官府聽候比較。晝夜捶楚。流血成溝。質鬻妻兒。投命貴室。廬舍折毀。蒿萊遍野。蓋有所不忍見者。明公甘棠之愛。在於吾民。今日領天下財賦。百姓嗷嗷尙望於常格之外。加以曠蕩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驕子得罪於慈母。可以少戒而

不可以深懲之也。况兌運一事。所繫非淺。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漕運之弊。筆不殫書。江浙之民。往往有鬧漕之事。浙中劣紳。又往往包漕與官。爲難皆不清。其弊源也。文言之精透異常。毫髮不諱。自是先輩猶遵古之直道。

###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蕪。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芻蕘。有光生長窮鄉。譚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巨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爲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溼水鄉。

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富。前日五升之田。與概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矣。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上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青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線。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旣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則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嗷嗷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爲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於三區。在於某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徑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爲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爲白銀乎。猶爲官布乎。如猶以爲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爲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爲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卽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



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牽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歉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爲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日積實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於逃戶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麤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爲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爲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甬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墾。下流安得而不闕乎。生愚爲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溉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溉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

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繫。於。世。俗。之。未。議。而。決。以。敢。爲。之。志。况。此。三。區。本。縣。蕞。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願。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於。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過。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裏。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贖。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唯。明。侯。留。意。焉。

天下苟便於民吏必無利書中論官布則在有布而偏責銀有銀而偏責布論稅額則在寧責三斗而使民逋不復五升而使官足其論水利則在稅私占而導之塞江種種弊端皆直言揭出措詞較名臣奏議尤爲切實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願稱賞之不置。時

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爲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爲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爲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爲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壘內翰見訪。以爲子之不遇不足憂。卽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爲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晏然。而風俗世道爲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疎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况有光被知於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闈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

亦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有光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哀藁成編。藁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爲贊。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

上宰相書頗難措詞。雖自占身分。終是干人。此書千力萬氣。洗滌卑鄙之詞。頗無猥賤之氣。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閣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願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爲考官。閣下與同事。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又謂有光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爲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閣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間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煢煢無依。隨調爲吏。

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閣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鄆南屬。在山水窮僻。龍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加黜譎。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圖所以自解而去。因見閣下加獎拔之語。以爲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氣復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卽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輝光。邇者除書忽下。舂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籍。爲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窺測當道者意嚮。蓋薄示之譎譎。而往時譏擣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閣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肖之志未行也。夫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所堪。而今以爲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之。其爲自欺而欺君甚矣。天子新卽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沉沒之中。赫然光顯。有光自顧。垂髫荷先朝教養之恩。貢於成均。薦於京兆。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先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光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閣下之知己。而有光不獲自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

受中傷多矣。以閣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構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途哉。夫志士去國。不毀其名。苟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瀆於閣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爲閣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爲小官之去就。亦當有禮。不宜黯默以受讒人之構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勅命。願一言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之至。不宣。有光再拜。

此書似由長興知縣量移順德通判時所上。蓋不願就而自請罷去也。文甚激昂。蓋震川令長興時。用古教化法治其民。每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刺刺作吳語。事解立縱去。不具獄。且多孤行其意。爲大吏所惡。故有順德之除。不願受也。

上王都御史書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願。如令二

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下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爲裕也。有光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閣下爲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爲郡二千石。數歷外省。及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閣下方召入爲司徒。時與諸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閣下不以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倦倦於其素知者如此。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辦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謫。則閣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閣下者。有光之

爲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光之受讒。搆無已。夫今銓部之所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尙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况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閣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爲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讒說亦無自至於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閣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有光前之所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閣下。今仕途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至閣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况有光以閣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閣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



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閣下之所及知。第以爲縣旣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閣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願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閣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閣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瀆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語多由衷。後此得爲太僕寺丞。幾酬其文學博士之志。而又不祿。然名足千古。區區一文職。固不爲先生重也。

### 送嘉定丞魯侯序

吳之東南。其屬爲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間。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然。與馬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蓋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令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

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爲州。猶存四之三。蓋古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爲之僚。奚啻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於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爲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魯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龔有成來徵予文。以道其行。予於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爲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鉉者。有吏才。後去爲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有成不聞。則予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人。苟格令所至。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侯之行也。予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丞者無聞之官也。通篇拈一聞字。以自辨與侯之不相識。顧不相識而代爲文。則嫌無因。至前故又取方侯爲陪客。而龔生亦未之聞。則藉是出脫與侯之無素。非輕蔑之也。用意極巧。曲末用雙鎖之筆。風味滋深。是學歐而有得者。

送崑山縣令朱侯序

江南諸郡縣。土田肥美。多秔稻。有江海陂湖之饒。然征賦煩重。供內府。輸京師。不遺餘力。俗好踰靡。

美衣鮮食。嫁娶葬埋。時節餽遺。飲酒燕會。竭力以飾觀美。富家豪民。兼百室之產。役財驕溢。婦女玉帛。甲第田園。音樂。慨於王侯。故世以江南爲富。而不知其民實貧也。其俗選蠹。畏避科徭。以保身全家爲念。故其事天子之命吏。尤恭順。號爲易治。而吏於其土者。必進士之才。良者得之。然率不過一考。卽遷以去。數十年來。江南之俗。與其吏治如此。嘉靖丁未。南昌朱侯。舉進士。得吾崑山。庚戌朝京師。治行爲天下最。其秋吏部之徵書至。於是將行。崑山之民。樂侯之賢。而恨其去之速也。侯以通敏之才。知民之俗。而不逆其情。故其民尤易治。雖然。俾假以年歲。寬以繩束。與當世之士大夫切摩治體。講求方略。深知其積習之故。而力變之。以推於旁郡。民之敝可振也。天下之患。譬之於人。貌美而中病。飲食言語。猶人也。其外魁然。而實有不可測之憂。今江南是已。以數千里彫瘵之民。常奢踰之俗。上奉無窮之求。而更數易之吏。如吾民何哉。國家漕輓數百萬。貢賦所出。天下根本。大可慮也。有光等與於南宮之試。親見天子黜幽陟明之典。所以風勵天下者。退而考侯之治。而知其所以然。於其行也。恨其不可留。猶以江南之事望焉。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子爲民父母之心。不忘於朝著之間。其崇論竑議。足以固基本。垂休光也。又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皇華之使臣。於行道之際。尙欲得民之利病而咨訪之。以告於天子。况侯親民而深知其弊者。於是爲耳。

目獻納之司。有可以贊廟謨而裨國論。必不能忘吾江南之民矣。

以文送縣官萬不能舍公事而言私情。公事者何民瘼也。江南外強而中乾。唯習於其土者知之。故於朱侯之裏行諄諄言之。以言官足以達民之隱也。文中無語不有關係。

賀戚總戎平倭序代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日月所出入之處。莫不賓貢。其浮海而來者。出於載籍之所未有。倭夷始雖狂狡。卒未嘗不惕息扶服而請獻焉。頃歲乃敢陵斥州縣。浸淫疽食。濱海之區。爲其所傷殘者。沿絡萬里。蓋承平之久。禁網闕而武備弛也。天子當宁太息者。十年於茲矣。疇咨海內。妙選守境武略之臣。於是定遠戚公。以世胄任驅馳。積功兵間。遂奉璽書。受專閫之寄。先是兩浙之氛稍息。而蜚集於閩海莆陽之境。剽掠殘斃。郡邑爲之邱墟。去冬復來攻圍仙遊。相守逾月。危城幾不能保。公提兵振旅。呼吸之間。百萬之衆。一時崩藉。遂解重圍。閩人懲往歲之害。人人惴恐。自以公再造之恩。懼呼鼓舞。而餘賊奔潰溫陵。公方追奔。期於殲蕩而止。當是時宜黃譚公。以中丞居提督之任。而南明汪公爲廉訪使。運籌協贊之力爲多。宜其成功之易矣。余忝東南彰侯之寄。捷書亟聞。私心慶幸。不能自已。是用馳使往賀。蓋江淮閩浙。首尾之勢。閩海寧息。則江淮亦無騷動。非獨古者鄰境相慶弔之。

禮也。余昔嘗見公談兵。固已窺其胸中之奇。又自以虛庸。繆當重寄。懼不教之兵。不足以應敵。方求  
軀劉之禮。尋古握奇八陣之法。數千里遣使。有咨於公。公時已調集浙兵。卽命使者介馬自隨。夜二  
鼓。統兵三萬。過新嶺。寂然無聲。黎明。遂破賊巢。其神速古之名將弗過也。使者歸言其狀如此。其號  
令精明。被羽先登。身當百死。皆所目見。噫。世謂當今無將。蓋伏而未見也。天子神聖英武。詔書數下。  
飭勵邊帥。凡任疆圉之責者。莫不人思効命。而有卓然如戚公者出焉。王靈所加。海宇清晏。將書勳  
太常。被河山帶礪之盟。後之考論中興元功者。非公其誰哉。是爲序。

題本尊重行文乃無句不凝

送夾江張先生序

昔者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勵  
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爲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爲  
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  
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恆自下僚崛起。卓然爲天下之望。踢冗無能之徒。  
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叙。交馳橫鶩。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

其恣睢之意。窮閭之民。愁苦籲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其恩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爲勢利之所沮屈。周知士之所急。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迺者有同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爲之徧訪士大夫之宦游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爲憂。又以爲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願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爲弟子員。事先生如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愠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一學官之遷調本無輕重之足言文獨說得宏濶力爲夾江不平固是私情亦寫盡官場態

## 送王汝康會試序

吳爲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於天下。其人恥爲他業。自髻鬣以上。皆能誦習舉子。應主司之試。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己者。江以南其俗盡然。每歲大比。棘圍之外。林立。京兆裁以解額。雋者百三十五人耳。故雖方州大邑。恆不能三四數。至或連歲無舉者。有司以爲恥。若吾王子之家。乃歲占其一。人往年汝欽進士。光州大夫伯仲相繼。震耀於閭里。其疎屬不論也。斯亦奇矣。初予與王子居留都下。賓朋環坐。王子每論及試事。輒言文而不言命。以爲是舉若探諸囊中。予頗怪訝其言。既而服其決也。吾知其進於禮部。亦若是焉耳。抑吾聞之。君子不頌人以已然。而譽人以所當得。請言服官之道。可乎。夫道之用。散於天下。人與己而已。人不知己不足。以行志。己不知人不足。以及物。狗人以通者。其失則流。固己以私者。其失則傲。故君子有忠恕之術。所以一人己。廣德意。事上澤下。而達其仁於天下也。自科舉之學興。而學與仕爲二事。故以得第爲士之終。而以服官爲學之始。士無賢不肖。由科目而進者。終其身可以無營。而顯榮可立望。士亦曰。吾事畢矣。故曰。士之終。佔畢之事。不可以蒞官也。偶儻之詞。不可以臨民也。士之仕也。猶始入學也。故曰。學之始。夫是以不得於預養。而倉卒從

其質之所近。其柔者巽懦而不立。而剛者又好。愎而自用。佞者渙。忍以自謀。而直者矯激而忘物。寬者廢弛而自縱。而嚴者凌誅盡察。而無所容。如是而曰。古今之變。道之難行。夫豈其然乎。君子之仕。以任事必觀其勢。以達志必盡其情。以振法必歸於厚。其剛也似柔。其直也近佞。其嚴也。以爲寬也。若是所謂忠恕之術。推而行之。無古今也。夫誦詩三百。而可以授之政者。非徒以博物洽聞之故也。蓋涵濡於三百篇中。而其氣味與之相入。則和平之情見。而慈祥愷悌之政流矣。唐虞知人之目。教胄之方。思欲得而用之。皆取於是也。是以其氣長。而其量宏。畀之以富貴。而吾亦有以受之矣。富貴之於人。其不至不能強。其至不能拒。故有以受之。吾見若百川之注大海而不盈也。王子與予有姻婭之親。予故不覺其言之複云。

明季重科第。雖以震川致力於古。於進士一途亦至老不釋。所圖此文。言入官之道。靡微不至。祈願震川仕終太僕。莫展其長。可惜也。

送縣大夫楊侯序

大夫同安楊侯之宰崑山也。毀斥梵宇。創造書院。進有光等數十人於堂。時加訓迪。不以政繁爲解。衆方相與飭勵。趨然有思奮之心。而侯以徵書北上。於是諸生恍若有失。相顧慨歎而言曰。古之善



爲政者能合衆私以成其公。使爲民者樂其教化之實。而士者慕其禮樂能私之故。無不徧也。侯有愷悌之政。平夷靜息。民以順習。頃者患稅籍之紊。豪猾緣以飛走。莫詰其端。侯爲之按畝出稅。搜剝伏匿。深爲百年之計。是侯有大資於民也。而民相與私侯於田畝。侯以學校修廢舉墜。惟力所及。呈藝較課而上下之。無有所偏愛。是侯於諸生無不至也。而諸生相與私侯於學宮。如吾數十人者之不肖。而侯不鄙夷。甄陶獎誘。深荷知己不倦之意。而吾數十人者。復相與私侯於書院。則侯之行也。獨不可以致其私於侯乎。有光曰。稱頌德美。非所以報知己也。欲以一方之故。而滯賢者。非所以示廣也。愚願有陳於侯焉。天下之事。不知者不可以言知之。而不當其事者。不可以言知之。而又當其事。可以言矣。東南之民。何其憊也。以蕞爾之地。天下仰給焉。宜有以優恤而寬假之。使展其力。而後無窮之求。或可繼也。比者仍歲荒歉。主計者若捧水然。惴惴焉懼有所滲漉。有司之奏報日至。而徵督日促。經二大赦。流離轉徙之民。日夕引領北望。求活於斗升之粟。而詔書文移。不過獨遠年之逋。非奸民之所侵匿。則官府之所已徵者也。民何賴焉。東南地方物產。雖號殷盛。而耗屈已甚。非復曩昔並海之區。惟賴水利蓄泄。而專官雖設。漫無所省。今民水旱一仰於天。譬之植菓者。必有以栽培灌溉之。而後從而收其實。今則置之磽瘠之地。蔽其雨露。而牧之以牛羊。蓋取之惟恐其不至。而殘

之。惟。恐。其。不。極。如。之。何。其。不。困。也。今。民。流。而。田。畝。荒。蕪。處。處。有。之。雖。以。侯。之。愛。民。支。左。持。右。然。掣。於。前。而。肘。於。後。其。不。能。如。侯。志。者。多。矣。天。子。興。致。太。平。制。作。禮。樂。一。宮。之。廢。動。以。萬。計。有。司。奉。意。承。命。未。嘗。告。乏。而。獨。不。肯。分。毫。少。捐。以。與。民。爲。千。萬。年。根。本。之。計。何。也。昔。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史。無。可。見。之。事。而。獨。稱。其。薦。賈。誼。者。夫。誼。以。少。年。書。生。混。迹。窮。巷。吳。公。何。以。知。之。至。觀。其。論。天。下。大。計。乃。知。誼。之。言。必。有。以。當。吳。公。者。由。此。言。之。使。誼。未。用。則。誼。之。策。吳。公。必。能。言。之。矣。愚。以。是。私。於。侯。可。乎。衆。曰。然。遂。書。之。

合衆私以成其公此語未經人道一身臨官而能爲士農工商之所私聚其衆私而計之則成一大公此却非奇乃以侯心私己之意卽以公心私之於侯乞其爲東南之民請命正詞直道又患其過激引賈誼歸美於吳公見賈誼所言者皆吳公意中之言用以自方妙極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凡進士同年相善而同門尤加善焉同門者主司分經考校同爲一人之所取者旣於主司有師生之分誼視他同年會聚尤數亦時以德業相攻而知其志意之所極如吾李君者恂恂焉可以知其器識之遠大矣於是受命爲江浦令故事同門外補其留京及未選者例當分撰文字以送之而予

得李君。夫爲文以送行者。必有芬芳之辭。余固拙者之尤。且不能爲世俗之語。而於情終不能自己。乃遂勉爲之。唯江浦爲京縣。然在大江以西。故時六合隸於淮陽。高皇帝定鼎。特以六合分爲江浦。以爲兩縣。而屬之京兆。蓋以畿輔重地。不當爲一衣帶水所隔。而凡爲其令。與其民者。朝夕有事京兆。渡江以爲常。余嘗北上。出龍江關渡。經行其縣。縣朴陋不類江以南。然自此而西北。行至滁州。涉清流關。爲建康要道。而神州赤縣。其地固不爲輕矣。獨以君之才。宜得望劇。願屈就於此。蓋今選人之法。有與之難地。以觀其才。亦有以其地之難。而擇才之優者。以畀之。則今江浦之命。以及君者。豈不謂荒萊之士之所當墾治歟。彫瘵之民之所當嫗拊歟。京輔之邑之所當封固歟。夫今天下所在。獨患民貧。而上不之卹。財力大屈。而斂之不已。能知所以生之之道。與其取之之方。雖儉陋之邦。亦足以收富庶之效。如江浦者。尤宜休養生息之者也。當天下初定之時。嘗徙民屯種和州等田矣。又數賜民田租矣。其意未嘗不在壯畿輔以重根本也。顧今天下縣邑疲病。何獨江浦。卽江以南。號爲天下膏腴。今亦近貧瘠矣。又將數年。殆不可爲。此今日守令者之責也。李君勉之。吾見三年報政。以治行徵爲天下最者。其在君矣。

知所生之之道與其取之之方是握大權者之所當知責之縣官似乎不稱然立言甚精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在今真定之境。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真定本古中山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略地。其事固已偉矣。典午之南。劉石慕容苻秦繼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國都於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歷貞元以後。強藩不制。而成德一軍。尤爲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蓋不爲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真定遂與契丹爲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國事不可爲矣。國家今爲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議者以爲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朝廷威靈。有所俛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蓋古所謂驍悍不可制者。其平時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爲古豪傑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陵夷。宋沒兩路。國遂南渡。况今翼衛神京。爲萬世帝王之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壯國家之藩衛也。

今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蹙耗甚矣。而議者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荏弱屏息而可怵者。亦未之思也。變城韓山童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爲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爲光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爲眞定府推官者也。與學通才。爲人聰明仁恕。狂獄之事。余無足以爲君贊矣。

文縱論河北形勝灑灑洋洋高舉似有拔山之力。乃落到一推官身上。又似一微塵。一推官何能爲亦重在拊循化耳。文負奇氣一瀉直下。如土委地。讀者當知其脫卸歸結之妙。

###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余始五六歲。卽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迨長習進士業。於朱氏之書。頗能精誦之。然時虛心反覆於聖人之本旨。則於當時之論。亦未必一一符合。而或時有過於離析附會者。然其大義固不謬於聖人矣。其於金谿往來論辯。終不能有同。後之學者。分門異戶。自此而始。顧二先生一時所爭。亦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根本節目之大。未嘗不同也。朱子旣沒。其言大行於世。而世主方主張之。自九儒從祀。天下以爲正學之源流。而國家取士。稍因前代。遂以其書立之學官。莫有異議。而近世一二君子。乃起而爭自爲說。創爲獨得之見。天下學者。相與立爲標幟。號爲講道。而同時海內鼎立。屹

不相下。餘姚之說尤盛。中間暫息。而復大昌。其爲之倡者。固聰明絕世之姿。其中亦必獨有所見。而至於爲其徒者。則皆倡一而和十。剿其成言。而莫知其所由然。獨以先有當世貴顯高名者爲之宗。自足以鼓舞氣勢。相與踴躍於其間。此則一時士習好名高。而不知求其本心。爲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則流風之弊也。夫孔氏之門。學者所爲。終身孜孜不怠者。求仁而已。其後子思爲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新故之目。皆示學者爲仁之功。欲其全體不偏。語意如皋陶所稱直溫寬栗之類也。獨用揭此以立門戶。謂之講學。朱陸之辯固已啓後世之紛紛矣。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卽孟子之言性善已盡之。又何必偏揭良知以爲標的。耶。今世不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實。而囂然以求名於天下。聚徒數千人。謂之講學。以爲名高。豈非莊子所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夫今欲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與其在朝居官。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考其行事。果能有及於朱子萬分之一否也。奈何欲以區區空言勝之。余友王子敬舉進士。得建寧推官。余固慕遊朱子之鄉。而未獲者。忻忻然願從之。而不可得。因告之以凡爲吏。取法於朱子足矣。問謁紫陽之祠。以瓣香爲余默致其祝。俾先生有神。知數百載之後。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也。

重朱子不偏於朱子斥餘姚亦但斥其徒之習好名高駁良知亦但駁其名稱而已實則陽明之學亦自有其獨至處故亦還他獨有所見四字氣平語正末仍歸重朱子自合震川平日身分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爲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常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蓋孔子孟子之時。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忘情於斯世。亦與之相驅馳。而終以不可爲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於千百年。未嘗變也。孟子之於伊尹孔子。蓋力攻當時好事者誣聖人。以成其苟進之私。至於百里奚自鬻。亦深爲之辯。孟子以爲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其君。夫苟至於自鬻。雖五伯之業。不可爲也。由是言之。士之欲托於功名。而苟冒以進者。雖自詭以有所成。亦誣矣。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爲令江南。入爲給事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旨。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卽引疾以去。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卽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觀天

子之新政。而方且高臥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召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興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迹所不至。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爲諫諍之臣。天子旣嘉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祚。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某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贊興叔之行。願平生受知最深。而樂興叔之道行也。因爲序之云。

稱興叔之能自重。則不待言而已。知其人品之貴。扼要之語。在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所謂難者。斟酌盡善之謂也。可云中要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能知。人亦不得而知之。夫其心有纖毫之不安。



不可以一日居也。至其無所不安。雖召公之告老。周公猶諄諄留之。周召二聖人在位。周公之爲召公。猶召公之自爲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爲高潔哉。今世論士之去位。徒以高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而爲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爲哉。然使其心有纖毫不安於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爲高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年老辭位。漢史具述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爲送楊少尹序。亦以具見當時之人。能知所慕愛。二疏者。而二疏之所以去。孟堅不能言也。退之之於楊侯亦然。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爲樂。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於煩勞爲樂耶。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爲不可及。吾猶以爲未能究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爲論之精者。余與太僕顧公少相知。公之爲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間。與之言居官時事。輒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叩之。知當時奉使勘蜀事。能爲朝廷不別疏骨肉。得大體。其請赦還大禮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尤時所難言。及起廢。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職。必欲以有所爲。不異往時爲給事。少年鋒銳之時。亦可以稱爲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也。先是吾吳致仕去者。陽羨萬宗伯。而海虞陳奉常。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必有當於其心者。吾所以論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際。韓退之曾子固之所未及也。

言纖毫不安者卽不能盡言之謂其云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似亦有纖毫不安之意其撤去班韓曾三家之言大有見解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爲重。自五十以往。始爲壽。每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爲大事。親朋相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不能者以爲恥。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稱道其盛。考之前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知始於何時。長老云。行之數百年。蓋至於今而益侈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縣之人爲其禮者。尤以爲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人生百年之內。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敘事相感。親朋聚會。盃酒談說生平。感今懷昔之意爲多。余與先生同里閭。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遊不返。旅殯蒼梧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儻從之攜。崎嶇萬里。負骸骨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爲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釋褐爲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天子仁聖。不忍加誅。竄之懷遠夜郎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改官。歷閩粵巴蜀荆

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天子躬視獻陵。藩臬郡縣之官。多以乏供致重辟。先生時爲湖廣僉憲。獨免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十年之間。榮辱利害之途。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於玉山之陽。有園池田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強。絕無衰老之態。追念自此以前。真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生平奇偉忠孝大節。可考見矣。

震川集存壽文無數。均不得已酬應之作。余均不錄。獨此篇不以製文賀壽爲然。其下敘默齋事亦鮮諛辭。頗可存也。

### 世美堂後記

余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邱。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爲人。倜儻奇偉。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爲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宇闕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陞爲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連官物。粥於人。余適讀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閒靚。可以避俗囂也。迺謀資金。以償粥者。不足。則

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讎其直。安亭俗皆猥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敖請寢之邱。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爲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僮奴墾荒萊。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爲吾父母酒醴。乃敢嘗酒。獲二麥。以爲舅姑羞醬。乃烹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遺。慚不自得者。終默默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媪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薨。余哭之慟。吾妻亦淚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隱公薨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來省祭。留修圯壞。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慘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爲世美堂後記。

敘瑣事筆筆不俗亦栩栩欲生其巧於敘悲尤得自史記外感傳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

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觀。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寫景幽蒨末段數語飄忽淒悄鈍根者雖窮力學之不能肖也

### 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兩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映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積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

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元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伏井之蛙何異。余旣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此文余已有長評在選評古文辭類纂中。今一言蔽之曰：情深者文勝，言情之文唯家庭瑣事最難着筆。嘗熟讀史記翁須傳及漢書趙皇后傳，則自無不達之情。

家譜記

有光七八歲時。見長老輒牽衣問先世故事。蓋緣幼年失母。居常不自釋。於死者恐不得知。於生者恐不得事。實創巨而痛深也。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遠而未分。口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而外。貪鄙詐戾者。往往雜出於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卹。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弔。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子。出門而誑其父兄。冥冥汶汶。將入於禽獸之歸。平時呼召友朋。或費千錢。而歲時薦祭。輒計杪忽。俎豆壺觴。鮮或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乃有以戒賓之故。而改將事之期。出庖下之餽。以易薦新之品者。而歸氏幾於不祀矣。小子顧瞻廬舍。閱歸氏之故籍。慨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翁之後乎。而何以至於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則飢寒而相娛。不思則富貴而相攘。思則萬葉而同室。不思則同母而化爲胡越。思不思之間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長而有室。則其情已不類矣。比其有子也。則兄弟之相視。已如從

兄弟之相視矣。方是時。惟恐夫去之不速。而孰念夫合之之難。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離也。吾愛其子。而離其兄弟。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則相離之害。遂及於吾子。可謂能愛其子耶。有光每侍家君。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見祖父鬢然白髮。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不深自傷悼也。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況於骨肉之間乎。古人所以立宗子者。以仁孝之道責之也。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風俗之薄日甚。有以也。有光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指。雖居窮守約。不錄於有司。而竊觀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而視其骨肉。舉目動心。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故吾欲作爲歸氏之譜。而非徒譜也。求所以爲譜者也。

文之侃直。毫不假借。論兄弟同趨於離。是人心印板文字。不可竄易。震川獨慷慨言之。由家庭情事推闡及於天下言壞之由。於一人成之亦由於一人。抱負絕大不愧儒者吐屬收處。言求所以爲譜。含蓄不盡。亦悲慨無窮。讀之令人氣厚。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



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甌。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旣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闕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間過之。延實爲具飢。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飢。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子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子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實旣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 眞義堂記

崑山治之西。有地名眞義。其水曰眞義浦。其里曰眞義村。太湖之水。遶郡城。襲門東出。經崑山入海。

自昔湖瀆相連。茫然巨浸。疑古之所謂三江五湖。或有在於此者。其後通漕築塘。水跡之非其故久矣。真義在今所謂致和塘上。今之塘蓋卽古之江也。其浦則自巴城湖南來。並其村之東。而南入於塘。巴城以西。有包湖。傀儡蕩。鰻鱺湖。諸湖相灌輸。或束或放。乍大乍小。而陽城湖最大。從西北望之。水與天際。真澤國也。世傳梁天監時。於此置信義縣。而後人失傳。遂以信爲真。或謂天監所置。卽真義。以真爲信。蓋爲宋昭陵諱也。前元時。其地爲金粟道人所居。極一時園池臺榭之盛。四方名士如張翥。柯九思。楊維禎。李孝光。皆館於其家。號爲玉山佳處。予嘗訪其遺趾。求所謂碧梧翠竹蓬萊百花之坊館。不可得而見。未嘗不慨想其人。又歎其高標絕俗如冥冥飛鴻。而猶不免自掇擊於世俗也。予之外高祖太常卿夏公。嘗求顧氏之處。買田築室焉。然公自居城中。歲時一至而已。最後魏氏復盛於此。其田廬童僕。未知與往時顧仲瑛何如也。而余從舅恭簡公。講明河洛之學。海內之士。往往來聚星溪之上。吾舅光祿典簿東溪先生。能將順其兄之志。以慈孝愷悌。稱於鄉里。故真義雖村落小聚。而名聞四方。嘉靖甲辰。舅氏分析諸子。而仲子濬甫築新居於故宅之南。而名其堂曰真義。舅父母嘗往來過諸子家。就其養。未幾二親繼謝。尋以倭奴侵掠內地。時湖上烟火不絕。獨濬甫之堂無燬。於是尙儻居城中。欲俟寇平將還其舊。而且暮。西顧未能忘也。因求予作堂記。予故詳其里

居。以補圖志之所未載。又爲稱述其里中故事。著魏氏之所以興。濬甫遊太學。屢試不第。然其爲人循禮法。能守恭簡公之家教。二子方學進士業。不日有騰鶩之望。濬甫年甫四十有六。而二孫皆已勝衣。能趨拜。可知其後之繁衍昌大。而吾外舅厚德之報。未有涯也。

文叙水道了了然。自是從酈道元水經注得來。又往往感今追昔。處處迴顧其沈吟感慨處。不亞六一風神。

###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尙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爲桓溫所讖。文簡公歷仕三朝。受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况。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傳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

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己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穎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况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咸曉。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型。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慨於中也已。

若有不相當句讀者。似疑斥駁遂初二字之未協。不知此文家故爲虛喝之筆也。其下引尙書後寫大臣之志。無貪祿戀位之心。確有一種歸田之隱願。以文忠志事襯出文簡通篇主意。抱定一志字。則遂初二字。便有着落矣。

世有堂記

沈大中。以書善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荆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言楊少師事甚詳。性獨好書。及爲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

其堂曰世有。夫其視世之捷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爲拙耶。其視世之貪多窮取缺然日有所冀者。大中不爲固耶。嗚呼。彼徒爲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爲吾有者。皆足以爲累。歎於其未有所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壓。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壓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爲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賓朋雜沓。觴咏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爲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雅善大中。爲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爲書之。

論理之文最患陳腐中間就有字生意舉一求字爲有之敵一涉於求則所有者便不可問語以樸質出之却成爲有道之言

### 可齋記

余友陳敦書爲屋於郡城之隅而扁之曰可齋。嘉靖四十一年春。敦書與余同試春官。數來過余。命之爲齋記。念昔與敦書同舉於鄉。考官張文隱公以孔子命題。余一時之論。殆未能盡。嘗欲爲敦書質之。孟子曰。孔子聖之時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者也。孟子所

謂可者言孔子因時應變而不滯云耳。聖賢之於天下，非能爲一定之迹。遭時之所宜，而亦不容不異。孔子之聖於春秋之世，亦必有以自處者。非謂仕止久速，泛無所適，而特任其所之。余謂孔子既出而不隱，則可以仕，可以久者，孔子之心，特其不可以仕，不得已而止，不可以久，不得已而速耳。速與止，非孔子之心，孔子所自處者，仕與久也。故自謂異於逸民，而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乃聖人出而應世，與物委蛇之道，非謂其不可而隱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自堯舜三代聖人無不在位者。孔子之自待可知矣。要之，伯夷、伊尹、柳下惠，此三子者，伊尹於孔子爲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自亳入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孔子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乎陳，蔡之間，十四年而反魯，其任天下何以異哉。但世無成湯，則伊尹必不能如孔子之出，此其所以不及孔子者。孔子蓋自以文王之文在茲，有不容已，而自大賢以下，若曾閔之徒，則固未嘗使之仕也。其於逸民亦無譏焉。嗚呼！士生於後世，苟非聖人，則可與不可之間，宜知所審矣。敦書以予言有發論語孟子之義，請書以覽觀焉。

此文非有簡折之筆，容易走入高頭講章，讀者須玩其前後照應處。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衙，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

之西。頗爲深遠清闊。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卒。衣皂衣。承迎左右。爲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爲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饋粥。養妻子。常不給。爲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爲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朞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爲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旣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爲道至於爲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爲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爲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爲貧與爲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爲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爲清高。雖然。求爲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爲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揚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於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題極無聊觀其擺脫處極爲活潑

櫟全軒記

餘峯先生。隱居安亭江上。於其居之北。構屋三楹。扁之曰櫟全軒。君爲人坦夷。任性自適。不爲周防。

於人意之所至。人或不謂爲然。君亦不以屑意。以故人無貴賤。皆樂與之處。然亦用是不諧於世。君年二十餘。舉進士。居郎署。不十年爲兩司。是時兩司官。惟君最少。君又施施然不肯承迎人。人有傾之者。竟以是罷去。會子亦來安亭江上。所居隔一水。時與君會。君不喜飲酒。然會卽談論竟日。或至夜分不去。卽至他所亦然。其與人無畛域。愜然而情意常有餘如此也。君好山水。爲郎時。奉使荆湖。日登黃鶴樓。賦詩飲酒。其在東藩。謁孔林。登岱宗。觀滄海日出之處。及歸。則慕陶峴之爲人。扁舟五湖間。人或訪君。君常不在家。去歲如越。泛西湖。過錢塘江。登子陵釣臺。遊齊雲巖。將陟黃山。歷九華。輿盡而返。一日邀子坐軒中。劇論世事。自言少登朝。著官資。視同時諸人。頗爲凌躐。一旦見絀。意亦不自釋。回首當時事。今十餘年矣。處靜以觀。動居逸以窺。勞而後知。今之爲得也。天下之人。孰不自謂爲才。故用之而不知止。夫惟不知其止。是以至於窮。漢黨錮。唐白馬之禍。駢首就戮者。何可勝數也。二十四友。八司馬。十六子之徒。夫孰非一世之才也。李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曜日月。天下奔走而慕艷之。事移時易。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聽華亭之鶴唳。豈可得哉。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信遠生之至論。而吾之所託焉者也。子聞而歎息。以爲知道之言。雖然。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榱梓豫章也。則榱梓豫章才。而櫟不才矣。世所用。櫟也。則櫟才。而榱梓豫章不才矣。君



固清廟明堂之所取。而匠石之所睥睨也。而爲櫟社。君其有以自幸也夫。其亦可慨也夫。

櫟全義本出莊子。然文須闡發全字之義。中間處靜觀動居。逸窺勞數語於所以得全之故。總括無遺。

###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蠶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共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步武全仿歐公極俯仰沈吟之概

杏花書屋記

杏花書屋。余友周孺允所構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爲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爲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風雨飄搖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構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爲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爲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爲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爲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間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於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爲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螻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

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謂公以科名望其子孫。是冀其世世享德爲國宣力。此種迴護方見所望之不俗。善於文者固善擇言也。

###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塢。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東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溱淼瀕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畫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爲山居之記。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欽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壒之外。而天寶之末。顧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

失。足。遂。不。可。浼。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震川南人南中山水歷之最詳雖未至寶界然由太湖上諸山推之寶界卽在其中文之勝處在挾湖爲勝四字重言之則寶界之瀕湖決不能外文末追歎摩詰大有餘味

重修闕里廟記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某官某以書幣走京師。來請記於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公某以廟之圯。告於巡撫都御史張某。方行相度。以用之不贏而止。及是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頤。巡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捐楹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其役人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際可。董其役。知府張文淵。時督視之。經始於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撫。視昔若增。左布政使某。左參政吳承燾。副使吳道會。皆首爲贊議者也。唯先聖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於此。其地初名闕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歿。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封子孫。修飭其祠宇。列聖承統。世世增修。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而車駕臨幸太

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三氏子孫有加。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魯之有司。與其有事茲土者。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先聖。亦以宣明聖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夫子之廟學。遍於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數百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低回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爲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顏子之資。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爲邦。夫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告之。以顏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爲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卽克己復禮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己之身不能治。何以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爲近。求仁以學。顏子爲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

余常言學孔子者。師其道。非但敬其廟。果能昌明夫子之道。卽不廟可也。文取一近字。以近聖人之居。則易於觀感。以下由近字縮入求仁爲近。則修廟一事。竟成絕大之關係。此文之

善於擇言者卽叙事亦喬皇可觀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田積。居家至不訾。翁長子蚤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入大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遊京師。君又才雋。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爲四口館譯字生。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多綺紈子弟。君於其間。侃侃自將。寺中號爲閣老。序班每朝會臚句傳。多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迺陞爲司賓署丞。奉使至邊犒軍。歷太原雲中雁門。兵官皆戎衣。執囊鞬。負弩矢迎。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登五臺山。觀清涼寺。人以君爲榮。旣竣事南還。丁外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內艱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嘗以天子仁聖。稽古右文。制禮作樂。殆歷三紀。天下和洽。四口鄉風。日月之所照。莫不賓貢奇琛瑋寶。呈表怪麗。絡繹於館候。無歲無之。君時在司賓。親見其盛矣。一旦窮島小夷。懸度大海。來爲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騷動。每言及常憤悒。數爲大帥運籌策。帥亦奇君。數從君問計。會君亦已服除。賊勢稍解。將治裝北上。尋病不起。時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之奉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已而連丁內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

服除。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爲適耕翁。以君貴。封鴻臚寺序班。母某氏。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二人。長適嚴治。次適邱權。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人。二元。尙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父弟懋。最後迺登進士焉。善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於某原。來請銘。銘曰。

吁嗟張君志高騫。執法殿陛何肩肩。象胥之職常優閒。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滄海波濤連。毀瘠苦塊歷二艱。永矣長逝無北轅。用之不盡彼蒼天。留其餘者遺後賢。我爲銘詩刻其元。

### 簡約

###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璧。字惟拱。自號如川。曾大父諱昱。大父諱朴。考諱壽。中弘治八年南京鄉試。未仕。卒。年二十餘。中正德二年南京鄉試。遂父子相繼。以易學名。君之試也。同考官得其卷。以爲絕出。持以示他教官。會持卷者坐口語。所取卷悉落第。君卷獨在他教官。所以故得薦。於是試禮部者四。乃就鄱陽教諭。未上。以母喪歸。服除。改建昌之南豐。南豐學者得君之條。爭自奮勵。起爲進士。蓋南豐曠三十年無登進士者矣。久之陞建安知縣。君爲人抗直。所事大吏。以爲儒官。多假借之。及爲縣。見趨

走庭謁。上下候伺顏色。自以爲不能。欲謝去。上官由是知其人也。卒強留之。楊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君一繩以法。豪右皆怙怙。汀漳饑。布政司檄州縣市糴轉輸之。君曰。民且暮且死。必得米。是索之枯魚之肆也。第解銀。而米商隨之矣。卽解銀。米商果隨之。他縣糴者皆不及事。其不逆上官意。求便於民。多如此也。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君抗言曰。卽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卒自愧。屈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刺蘇州。詰其屬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思不爲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歎曰。咄咄沈君負我矣。君少孤。與寡母幼弟妹相依倚。愷然也。旣得舉。家益貧。太孺人春秋高。之鄱陽爲祿養。而前教諭未滿。君方待次。太孺人客死。竟不得祿養還。又遇盜。掠之湖中。幾不免。及爲吏。尤清苦。終以不屑意而歸。蓋生平備歷辛艱。而其志意不少屈云。君卒於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其葬以明年十二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七。先孺人袁氏。後孺人李氏。子男六。升。晉。泰。銓。金。銓。女四。孫男女七。銓曰。吾先人宦不遂其所存。有以異於人。不可以不傳。以其友李昭所爲狀來請銘。銘曰。

靡靡而趨。謂之捷也。子子而居。謂之拙也。亦有不然。以直爲說也。彼逆與順。猶一呷也。噫。惟項涇之



源。有古君子之墳。

寫建安應變之方及其抗健之態直爲良吏寫真銘詞仿昌黎亦駸駸入古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於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永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於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於鄉。爲樂清主簿。又四世。君之考埜爲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遭危疾。禱於縣之神以求代。疾良瘳。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答神貺。於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鉞。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君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翛然。旣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

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令遷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卽還。言於大吏。權假邳廬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遠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卽驅馬以往。見賊方自林麓中逡邐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歎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於世。其所論議施設及於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於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爲諸生。見君所爭李炤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如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遣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虔平生嶽嶽。

爲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爲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於家。而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銘曰。

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於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以卒憊憊。言夢陟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寶宮。日月光曜。天曜○○。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人占之。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顯融。君無一命。惟世之痾。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太運。曷旣其終。○○二字原本闕

寫唐君特一書生而憑城却敵生氣凜然每敍一事輒加論斷之語此仿歐公新五代史之例至述夢處語近迷離則於銘中出之較不涉妖異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君諱集。字思成。曾祖諱景。太常寺卿。祖諱鉞。承事郎。父諱景清。太學生。太常公以善書。受知長陵。在內閣三十餘年。文雅風流。稱於當世。其子孫富貴。多綺紈之習。君生時。夏氏猶盛。其後中微。君獨守寒素。爲諸生。兄弟有爭產訟。官訊其狀。判歸君。君曰。兄弟以爭。而吾獨何忍饜之。固辭不受。御史試高等。當補廩。忽遭疾。曰。吾病不能事事。何可虛受學官廩米耶。遂以病告。使其次補之。姊寡。撫教其

甥盛化。化後成立。爲縣學生。聚徒數百人。鄉里稱君之高誼。君屢試不第。卽移疾不出。扁所居曰抑齋。學者稱爲抑齋先生。君少以多病。遂精醫理。爲人診治。不責其謝。貧者至遺以菜米。人以故多懷之。太常公賜墓。至今百餘年。宰木森然。君率子弟歲時封植之。以無傾圮。有光祖母承事之女。而君之姑也。世父及先人。與君爲親中表兄弟。有光少爲學生。猶及見其皆在學宮。相隨雁行。遂遂然可以見盛世長者之風。先人長君五年。皆以是年卒。悲夫。世愈羸競。而前輩遠矣。君卒嘉靖壬戌正月庚子也。年七十有三。配王氏。應城縣知縣永之孫女。有慈儉之德。後君四年八月丙子卒。年七十有八。以隆慶庚午十二月甲寅葬祖塋之右。王孺人祔。子男三。紹貞。從吾。從昌。皆學生。女五。孫男七。孫女六。曾孫男三。族子禴狀君行事而來請銘。銘曰。

百里之縣。公卿代有。富貴而文。夏公最久。生是名家。尙有典刑。佩服儒者。誦法六經。於維夏公。帝錫之墳。陪以四世。稱其後昆。

爲人銘墓無偉行奇節者極難着筆然文體能淨潔措語不苟卽成佳作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河南安陽人。元季有諱安貞者。知崑山州。始爲崑山人。君諱可能。字體中。大父封永康知縣。諱

詰。父雲南右布政使諱秩。君其第四子也。雲南公兵備江西。搗華林大帽諸山賊有功。寧王心憚之。深相結納。嘗呼公幼子入。抱置膝上。許以郡主妻之。公遜辭以免。其後邀君爲宴。張樂陳百戲。君時年十五六。美姿容。王欲得君。增甚。君佯爲不喻其旨。謝歸。故不及於禍。人以是多君之識。公既歿。君以縣學生遇例告入太學。忤御史。輒卽棄去。乃益勤苦。持先人門戶。里舍時節慶弔。往還未嘗失禮。構屋婁江上。堂宇奕然。其織齋言治生者不及也。比更變故。日浸削。家凡五徙。而意氣自若。性好佳山水。歲載妻子入越。遊西湖。初伯兄事生產。每咨君必盡其計畫。其季遊。問喜賓客。君常參與。懽宴於兩兄間。皆得其心。而鶴鴿急難死喪之義。尤備。生平不媿阿隨。人是非。尤能容人之過。人有火其田廬者。吏收寘法。竟爲乞免。幣語公居官時事。抵掌激昂。蓋其中有自負者。惜不用於世。無所見之。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壬辰卒。得年六十有七。娶金氏。子男六人。執玉先卒。執璋。執璧。皆學生。金孺人出。執瓚。執琮。執琮。諸姬出。執瓚先卒。女二人。適縣學生朱應望。陸尊道。孫男四。紹堯。紹舜。紹禹。紹文。孫女三人。以其年十二月癸酉葬縣東南之蔡巷。金孺人祔。君既病。命其子屬其從子執禮曰。吾見世之爲銘誌者。率以美行飾其人。顧亦何當。而使死者長愧於地下。惟歸子文質。幾得其實。吾死汝爲狀。必誦之。銘。可無憾。銘曰。

維昔王公。仕宦有聲。秉憲揚楚。實庇其兵。碧山流寇。辭婚逆王。天子嘉之。命殿於滇。功庸方載。不永其年。公實有子。而賞不延。負其才用。終死邱園。書此元石。俟後之賢。

辭寧王婚事爲文中絕大關係行文極磊落紆徐自是神閒氣定

馮會東墓誌銘

會東居崑山之安亭。好吟詩。往來吳淞江上。濱江有禪寺。會東時時獨坐古桂下。吟不輟。人多笑之。會東常以客授自給。一日過上海陸文裕公。時五月。有朱橘垂顛。公忻然曰。聞馮雪竹久矣。請爲賦詩。會東卽口占。語逼唐人。公大稱賞之。雪竹者。會東別號也。會東性瀟灑。好遊觀山水。而力不能。有士人遊者。顧挾會東以爲重。頗遊吳越諸山。及匡廬武夷。至輒有詩以傳。久之病目不出。文裕公子思禹以江上別業贈會東。會東父子力耕其間。後日本寇掠。會東乃走上海。城中潘錄事爲分宅居之。海邑士大夫。自文裕公所賞。固已奇會東。及是爭迎延之。然會東以目病辭不出。張都御史邀爲社會。會東一造其門。謝之而已。秀州俗文雅愛士。自會稽楊廉夫。天臺陶九成。勝國時僑居甚樂其風土。會東見重海邑。蓋其遺風也。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九。娶唐氏。子男六。適遷遂。述遜。今惟遷遂存。女嫁黃良輔。亦前死。遷遂皆有詩名。會東臨終屬遷曰。吾死必乞歸君銘吾

墓。以余素與善。又余妻王孺人。與會東母兄弟也。遷使人之京師。因陸都事來請銘。蓋以某年月日葬某地。會東往時所自營壙也。銘曰。

詩人之作。匪以詞豪。性靈所出。其道亦高。古之至人。全德葆真。蓬累而行。卷殼而處。必得其類。於是焉止。江水云。法有餘清芬。後或識之。會東之墳。

雪竹一山水中人耳本無甚可紀其徙居上海又病目不與人酬接文乃引楊陶二君之盛節因雪竹而推重海東之俗無中生有自見匠心

### 周孺亨墓誌銘

昔孔子脩明六經。及與門人問答論語之說。無非教人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是其所以爲道也。孔子既沒。天下爲道術者雜出。學者馳騖。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脩其說以明於世。顧其流益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於經綸天下之業。無一出於道。蓋歷千有餘年。世與道離而爲二。宋之君子始以明道爲己任。以至於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有名位不足以爲倡。既有名位以爲倡。非獨其志義篤信之士。從而和之。雖所謂榮祿之士。慕高名者。亦紛紛焉求入而附之矣。至要之於其久。倡者既沒。和者隨息。所謂慕高名者。漸然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

之士久而不變也。若余友孺亨，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於正德嘉靖之間，以明道爲己任。是時海內慕從者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名其師者，幾於無人。孺亨篤信之如一日。不幸不用於世，世亦不知其人。其所以飭躬厲行，脩其孝友忠信於家，至於沒身而已者，此所以爲先生之徒者也。孺亨姓周氏，諱士淹，字孺亨，世爲太倉人。父諱廣，南京刑部左侍郎。其上祖考皆隱不仕，以刑部公追封如其官。孺亨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試禮部，輒不第。初刑部公爲御史，上書武宗，忤佞倖，再貶竹寨驛丞。孺亨年十三，隨居沅湘間，已奮志於學。三年還，適先生退居星溪之上，遂從之遊。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勿爲道學。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君何以云云？先生之學，始得之胡敬齋，大要以主靜爲功，葆合冲和，蓄極而發，嘗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潛龍爲近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不相合。是時天下尤尊陽明，雖荆溪唐以德始事先生，後復嚮王氏學，惟孺亨稱其師說，終不變。余少爲先生家婿，獲聞緒言，顧迷謬無所得，而先生晚年屬望之意，特惓惓焉。先生之沒，余獨於孺亨心師之，嘗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後嘗定先生遺書，孺亨之指發爲多。嘉靖四十四年，與孺亨同計偕北上，行過徐沛，至胡陵，孺亨病還。余愴然有顧影無儔之歎，孺亨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二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九。其弟士洵，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遲村刑部公之墓。夫人毛氏。



先卒。孺亨請余爲銘。未及葬。及是以毛夫人祔。夫人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爲嗣。銘曰。  
道之窮也。世莫以庸。匪窮於其躬。其又奚恫。

凡銘誌及傳略不宜以議論起此篇。一眼注定道學入手。敘道學源流。由孔孟程朱接入魏莊渠而孺亨。又莊渠之高弟。蓋敘而非論也。其稱孺亨意與陽明左不欲斥。駁陽明但尊魏氏其不足王學處意在言外。是銘誌中之別調。

沈貞甫墓誌銘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峰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而卒以予之言爲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至於一時富貴。翕赫衆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之沒。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脩飾。介介自持。非其人

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僮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充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啜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沒。而予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卒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某日。年四十有二。卽以是年某月日葬於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通篇略事而言情悲惋無倫純從昌黎馬少監一誌得來文之駕空勝者唯震川得韓之秘

金君守齋墓誌銘

余少聞嘉定之漳浦。有君子曰沐齋先生。未及見。而先生早世。後識其子於魏恭簡公之門。及居安亭。安亭去漳浦十里。與賢者之居相近。其芬馨者將可挹。而先生之從子太學生喬。從余遊。得時時語其家事。喬父守齋君。於是葬有日。來請銘。按狀金氏。自縣之南翔。徙漳浦。五世而至。處士諱鑑。鑑

生菴。菴生三子。長諱洲。是爲沭齋先生。其仲諱瀚。卽君也。金氏耕漳浦十七世。世益大。而沭齋先生遂邁志爲儒者。與海內諸名士。廣東湛甘泉。浙右蔡我齋。山東王純甫。江西夏敦夫。及恭簡公游。君爲力田治生。以資其宦學。先生舉進士。調永康令。尋改國子助教。復爲高邑令。所至清廉無絲毫取於民。衣服器用。君悉從其家。送至官所。自永康入覲。唯須知冊役官夫四人。事畢。所存冊笥架亦還其縣。其在京師。終日杜門。一書不予人。平生食無兼味。或曰。先生非有待於其弟者也。人以是兩賢之。君與兄少同學。其師欲笞君。兄卽悲泣。師每爲之止。其爲兄所愛如此。父可田翁。性嚴有所不樂。君卽長跪終日。雖風雪僵凍。不敢移膝。翁晚年有所愛庶子。君卽自搆別業於祖居之北。千金之產。甘於遜讓。或疑其不能無憾。而君懽如也。初子喬未生。卽以沭齋先生之季子爲嗣。名之曰昂。撫愛如己子。而昂亦不知其非君出也。居常對人語。其感兄之德。稱兄之賢。至不容口。世道淪歎。爲善者兢兢懼不能免。况先生之卓行。君不惟不艱阻之。又成遂之。可不謂之賢矣乎。君春秋六十有三。以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六日終。夫人顏氏。二子卽昂。喬。孫六人。應鵬。應龍。應鷺。應元。應麟。七郎。孫女一。其後七年。葬於漳浦西之新阡。爲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一日云。銘曰。

均爲同氣。孰嚙冰雪以居耶。孰混汗萊以暨耶。孰于于以閒安耶。孰斷斷以疲瘁耶。孰波馳以啜其

精耶。孰坎止以食其糲耶。孰將百年之計耶。孰將千古之慮耶。吾不能知。知是墳者先生之弟耶。

此篇誌守齋乃純爲沐齋寫照。其不至喧賓奪主者。每提沐齋必及守齋。藕斷絲聯自關筆妙銘亦岸異。

陳君厚卿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玓字厚卿。世居嘉定之黃浦東海上。父諱廉字汝界。寶源局大使。生君兄弟四人。而君最少。母黃氏先亡。而父亦已老矣。同縣馬梁其妻李氏。陳之出也。意憐之。抱以爲己子。然馬翁自有子。而君娶張氏生一子殤。嘆曰。翁吾父也。必得翁孫以爲子。會馬翁子婦有娠。張孺人日候伺之。乃生女。曰吾德翁。卽男也。當子之無用女也。婦又有娠。生男。孺人寢處馬氏室中。男生彌月。卽負以歸。夫婦愛之甚。冬月嘗以身藉之。不令著蓆。臥比就外傳。僮奴悉遣隨。而身自桔槔。張孺人爲人嚴毅。其子行步稍斜。必呼訓飭之。日督書課。而君性寬。常曰。兒富貴有命。不當瑣瑣喋聒。令人不自怡。然孺人中情深愛。每出一二里所。未嘗不垂涕也。君平生好義。先世遺產。悉讓其兄。盡復贖給之。外父母老而貧。養之終身。又撫育其孤孫二人。人有持官銀百兩。聞縣呼召。亟去。遺旅舍中。君後至。獨留守俟其人。還而付之。爲人乞貸。已而負之。君爲代償。其後有求復與之。終不言前負也。初君以產讓

其兄。後馬氏有分。復不受。自黃浦轉徙南翔。已又耕新涇之上。新涇近海。會颶風作。海水流漂。嘉定東門外。瀾望波濤無際。君自南翔行至新涇。不識徑術。忽浮忽沉。遂病數年且死。呼其子索筆書曰。負某人物若干。又負某若干。吾死汝必償之。他人有負君者不言也。取歷日指曰。某日吾當去。命奠告於先。至日整衣而逝。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也。年六十有三。張孺人後君十有四年而卒。實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年七十有五。卒之日。語其子曰。昔汝父之亡。某人嘗侮汝。然此人汝父故所善也。勿記其過。又曰。汝無忘馬氏所生。我死當益厚事之。蓋君夫婦之賢如此。非其子思彝來乞銘。予亦無由知焉。以此知世未嘗無卓行如古人者。獨其汨沒於閭里而不暴見於世也。學者皆言爲後必同宗。然吾以爲聖人之制。不獨任其天而已。不得已而有人爲輔相之功。所以爲相生養也。慈母如母。禮經略著其文。而古書亡不能盡見。可類推也。若陳君之事。何其厚也。思彝生以此事之。死以此葬之。而祭之。可矣。余爲銘。成思彝之爲子也。君始厝於新涇。今卜兆於縣東南依仁鄉之蘆涇。而以孺人祔。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銘曰。

厥德孔厚。而糜孕字。天若斬之。人以力致。白鵝眸子。一氣相視。既慈既孝。有誠無貳。亦既有子。以視其隄。大實報之。庶固不墜。

敘煩碎事如披市僧簿記乃能不棘人目末綴以正論則愈見其有關係非瑣瑣也

蔣原獻墓誌銘

君諱杲。字原獻。宋尙書禮部侍郎堂之後。其先宜興人。禮部知蘇州。徙家焉。因世居長洲之鄧巷里。曾祖達卿。祖諱集。父諱淮。而君之配馬孺人。亦長洲之望族。家在甫里。君不幸早世。既葬矣。其後十有八年。而馬孺人卒。又十有三年。祔於其夫之兆。禮也。其子煉來請銘。曰。煉也少。先人之葬事不備。無以列諸幽。今獲葬吾母。嘗所聞於吾母及先人之游者。得其一。二。先人養其二親。晨夕之饋。不以溷諸兄弟。官有浚河之役。族貧者爲之。代出力。諸所行事。洽於閭門。而及於鄉人。坦懷待物。尤爲人所敬愛。而吾母寡居。十有八年。代吾先人上事父母。下撫諸幼。吾先人爲不亡也。皆不可以無誌。煉又以其家所得當代名公表志數十。若陳劉二祭酒。徐武功伯。李文正公。吳文定公。論次君之先世。往往孝友。及文學發科。或爲循吏。而其居鄉者。大率長厚。能以愛利及人。卹人之急。如恐不及。賑貸或至千石。其疾病也。鄉人禱於神以千計。歿而哭其喪。相屬於道。蓋數世如出一轍。而文定公論之以爲是。豈有爵位在上。其勢足以安養乎民而得此耶。彼爲一郡一邑。有愧是多矣。蓋蔣氏之行誼。著於鄉里者如此。考其世。自洪熙至於弘治。六七十年間。適國家休明之運。天下承平。累世熙洽。鄉

邑之老。安其里居。富厚生殖。以醇德惠利庇蔭一方者。往往而是。蔣氏乃其著者。至於君之世。有可慨者矣。然觀煉之所稱述。其行事猶有先世之遺風焉。君卒於嘉靖元年月日。年若干。葬以某年月日。孺人卒於嘉靖十八年。某月日。年六十九。葬以嘉靖三十二年。某月日。墓在王巷先塋之次。子男三。炎。煉。燮。女三。孫男五。炎已先卒。故葬與請銘者煉也。銘曰。青邱之旁。吳淞之泖。爰有君子。克昌其裔。不膏其施。民之攸暨。鄉人父兄。笑語洩洩。朋酒斯饗。樂我豐歲。於惟帝力。伊誰之致。年往化徂。日月其逝。我銘斯藏。思爾之世。

通篇關鍵在一箇聞字。煉之所聞如此。作者卽就煉之所聞者發議。遂似確確可據。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封鴻臚寺丞諱某之曾孫。處士諱某之孫。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太雅之妻也。年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君爲治葬事。遣其子良謨來請銘。初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遊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吳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爲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每歲之冬。卽往收穫。苦寒。迨春而面嘗皸瘃。凡賓祭補紉饋饗。一任其勞苦。時節縮而用其仍。纖麗之服。珍華之飾。屏去不御。親黨

有邀爲宴會者。曰。飲酒非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以年貲買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爲州縣官。不日有祿養。而教育其子爲進士業。亦既有成矣。一旦構危疾。自知其不起。爲其子女從容敘述生平言。始爲婦以至於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僅已登岸而操舟者沒焉。因唏噓不自已。家人度爲輟須若干。孺人聞之。卽曰。吾不須此木。當若干直可也。又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然不欲費。但得片石。求能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名後世。夫豈爲區區之名。卽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沒沒者。予讀谷風之詩。蓋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爲其夫者。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至於旨畜。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言之。聲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爲人婦者之心也。其亦可悲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良謨。長洲縣學生。良策。尙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人。其葬在武邱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世巨族。居差方里。大臚貲封。亦以貴起。來嬪陳宗。實相厥美。致其畜藏。勤慤自喜。悲彼榆衣。不能爲婢。一世之志。迫於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祉。

文敍婦人恆態歷歷如畫。其云操舟渡人而身沒於水。自是戀生之癡語。然使人聞之而悲。



是妙於寫生者

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二十七年。沈君子善。喪其配顧孺人。又明年舉進士。官鄱陽。孺人尙在殯。尋以中憲之喪還家。明年治葬事。以孺人祔於崑山縣橫塘祖塋之次。實三十二年某月日也。子善先期來請銘。其子堯俞。從子遊。每念其母。輒流涕曰。吾母賢。非夫子其誰宜銘。嗟夫。富貴壽夭。非所以論賢者。而賢者之志。不在於此。然世恆以是爲幸不幸。相與爲悲喜。亦夫人之情哉。沈氏世以詩書名家。中憲趾美前武。三爲二千石。而孺人之考給事。兄弟起海上。一時同官黃門。並貴顯矣。孺人託於兩家。得子善以爲之壻。孰不爲喜。然孺人未及笄。屬給事捐館舍。哭泣悲哀。幾不能以生。後每追慕顧念。有終身之悲。而子善爲諸生。悒悒不得意。孺人與共勞苦。有雞鳴警戒之志。及遊兩京太學。遂魁畿甸多士。又再試不利。比及第。孺人幾及見之。而先以死。蓋富貴壽夭之數。雖父子夫婦不能相及者。此其所以可慙也。孺人生而敏慧。數歲爲給事製小冠。給事喜爲冠。以出見客。常以格言教訓。孺人輒能記。其後每稱以勗其子。爲人凝重。在父母側。不問不言。或竟日無一言。雖中憲嚴憚之。君所交遊。以文字學業相過從。卽喜具食飲。令盡懽。苟非其人。雖杯茗不時至也。見其子夜讀書。輒紡績與共燈火。用

勸率之事。祖姑太宜人尤孝敬。中憲之官。太宜人老不能行。嘗謂中憲有賢孫婦。卽汝面汝目在吾眼前矣。其賢如此。蓋子善宦學之助爲多焉。給事諱濟。官刑科給事中。中憲諱大楠。官至惠州府知府。子善名紹慶。今爲鄱陽縣知縣。孺人生於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得年四十。男子子二人。堯愈。堯典。女子子二人。壻王炳衡。王伯稠。後出女子子一人。妾出男子子二人。堯欽。堯文。昔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爲之增歎。嗚咽流涕不能自止。予銘孺人蓋有傷心者。銘曰。

嗟夫。人之婉好。宜其壽考。胡遽以歿。其行獨而不祿。嗟夫造物者區區以此爲仇。夫孰能知其由。文未引孟嘗君事。震川有觸感其妻也。幸渾含不露。

張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張氏。故戶侯章君注之少室。歸化令若虛宗實之母也。章氏世海虞人。若虛曾祖珪。監察御史。祖格。大理寺卿。御史四子皆登朝。二季位至九列。而大理最賢。大理生注。以貲爲某衛千戶。始崑山之東鄙曰安亭。有楊氏。亦名族。大理故與楊翁善。遂以戶侯贅於楊氏。而楊女蚤亡。楊翁曰。女不幸。吾不可以失章甥。遂爲章甥娶洪氏女。如其女。戶侯以此卒居楊氏。然無子。以兄子棨爲後。太孺人在諸姬中。獨後生子。卽若虛也。已而戶侯與洪孺人皆亡。太孺人抱其子日夜啼泣。遂喪其明。倚

兄子爲後者。而戶侯與兩娶。皆葬安亭矣。若虛旣舉於鄉。太孺人撫几。遶而行。喜不自勝。及爲歸化令。不能之官。其孫太學生衡。已能自主其家。太孺人遂與其孫歸海虞。比若虛之喪。自歸化還。家人恐太孺人悲哀。不以告。竟太孺人死。猶以爲尙在歸化也。又三年。太孺人以嘉靖甲子五月二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太孺人十五而歸戶侯。久未有娠。他姬往往有娠不育。太孺人又十五年。年三十。始生若虛。他姬豐氏新寡。其父母欲嫁之。豐姬怒。斷其髮。哭曰。奈何以女與人。食其茶死。又易之茶。獨貴如此乎。竟不能奪。太孺人其後遂迎豐姬。與共處。兄子爲後者。後倅永州。先以單縣最。當封。永州請移封其本生。若虛方貢。在春官。意望其兄。而永州以若虛能自得之也。及若虛久不第。頗以爲慚。已調歸化。曰。吾父母不得單縣封。當得歸化封矣。然竟不得云。於是衡以隆慶元年三月初六日。葬於虞山拂水巖先塋之側。若虛之葬在其北。余與若虛同學。又同舉。若虛娶陸氏。故王氏也。與余妻爲姑姪。故皆在安亭。同居王氏者數年。後離居矣。不得視其母子。喪以爲憾。銘曰。命也爲婦。又嫠而矇。傳世紹業。乃其功。母之愛子。望無窮。石巉水落。宰木叢。猿哀虎嘯。霜山空。生兮不歸死來從。

移封一事此家庭中難言之隱不能以爲非亦不足以稱是文曲爲之說且補出歸化之可

以受封者似足彌其憾矣。而又不果能敘難達之情。此自關筆妙。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太湖東北。復溢爲諸湖。以十數。其東爲澱山湖。最鉅。澱山湖東北折爲溪。復小匯爲度城潭。蓋湖水之觀大矣。水欲盡而復匯。其境無窮而益勝。此吾吳之所以爲澤國。而饒於水如是。昔有隱德君子曰王復齋先生。與其子南陽先生。居於潭上。父子並磊落奇偉人。予之曾大父城武公。雅善復齋先生。故至今子孫猶締婚媾之好。予歲時一至其家。多從中秋。泛月湖中。或憩潭旁篁篠閒。觀魚鳥之飛泳。主人爲擷嘉樹之實。采芳桂之英。淪茗清談。指點山旁竹木之間。二先生飲酒博奕之處。因登忠孝之堂。爲之慨然而歎息。潭東北蓋王氏之世墓。墓之迤南。則南陽先生葬。於是三十年矣。嘉靖二十有八年十月十三日。其子有親。始奉孫孺人祔焉。先期來請銘。而自爲狀曰。先君諱懋德。是爲南陽先生。先母姓孫氏。卽吾家度城之近地。磧礪人也。外祖諱奎。外曾祖諱源先。祖諱某。是爲復齋先生。舉進士。試禮部。未第而卒。不及見吾先君之婚娶也。祖母凌孺人。躬自督課。遣入縣學爲弟子員。先母來未半載。祖母卽付以家事。祖母性嚴厲。鮮當其意。先母能委曲將迎。常得其懽心。晚年遭疾。宛轉牀第。幾及三載。先母親調藥食。扶持起居。終其身不倦。中年得痲疾。爲先君置妾楊氏。生一

女。愛之不異己出。比先君病卒。共處一室。食則同几。臥則同衾。楊氏亦奉事惟謹。如女之事母。此人家之所難也。自先君蚤世。吾母在艱難疾病之中。三十三年。於乎痛哉。其狀云爾。又曰。先母八十。吾兄弟爲壽。辱吾子爲文序之。吾子又誌吾從兄邦獻之墓。知吾家者惟吾子。且又能文。茲不可以辭。子乃銘曰。

澗山之東。度城之堦。爰有王氏。世居其間。庭有古木。堂有遺編。磧礪之孫。雲樹其連。來嬖夫子。亦婉其賢。中途背捐。疾疚纏綿。獨閱春秋。八十三年。終從厥居。何後何先。白水瀾瀾。綠草芊芊。我著斯銘。積德之阡。家其大昌。子孫其延。

題極平庸入手至岸異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孺人姓周氏。崑山人。嫁同縣沈引仁爲妻。生子男三人。友恭。孝。引仁亡二十三年矣。恭亦已早死。孺人年六十有五。生孫男女五人而後卒。時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四日。是月二十日。葬蔣涇之原。合引仁之兆。引仁之祖爲王安道家壻。安道者。故縣中名醫也。繇此沈氏世傳其術。引仁少孤。孺人已歸。卽當家。時引仁醫未知名。甚貧窶。內有以養其寡母。而外不乏者。孺人之力爲多。其後引仁醫大行。

家稍裕矣。而病渴。日食斗米。肉十斤。如是病者六年。醫既廢。贈謝絕無所得。於是益困。諸所須必於孺人。晝夜勤瘁。事引仁愈謹。引仁齒盡落不能食。孺人嘗哺之。卽欲食。婦人所忌食者。亦哺之。無難色。引仁卒。竟撫二子。至於有立。二子能養矣。孺人猶自勞苦。不遺餘力。引仁先有所貸負。年久。主者往往棄責。或忘之。孺人皆疏記次第以償。比死。棺斂之屬。悉手自整具。二子至無事。可以盡其心。惟悲哀而已。初引仁與其兄不相能。兄數苦之。嘗夜使酒登屋大噪。盡去其瓦。其嫂卽來謝曰。兄狂乃爾。今毀瓦。吾爲葺之。其嫂固賢婦人。而孺人又賢。每事相爲和解。故引仁兄弟卒大懽也。嗚呼。孺人之所能。可謂人之所難者矣。銘曰。

嗟沈君。藝惟醫。有廢興。命與時。惟淑媛。實相之。閱百艱。勤若斯。爲女則。視銘詩。

篇末敍其兄之無狀。愈見孺人之賢難。在齷齪事能以溫雅出之。

南雲翁生壙誌

嗚呼。國家以科舉之文取士。士以科舉之文升於朝。其爲人之賢不肖。及其才與不才。皆不係於此。至於得失之數。雖科舉之文。亦不係其工與拙。則司是者。豈非命也。夫南雲翁者。少爲諸生。有聲於黌校之間。今老矣。猶能誦其科舉之文。時當正德之時。與翁同較藝於文場者。往往至今。官迨九列。

入爲三少。以與翁較其工拙。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使南雲當其時而得之。其爲貴顯。詎可涯量。世孰得而輕之。豈非命也夫。南雲年甫弱冠。御史與之廩食。卽不得一第。當循年資。升國學。高不失爲縣令府佐。卑亦爲郡文學。而當時有司以小過例汰之。萬里之塗。出門而蹶。余獨怪夫當時之不能愛惜人才。而屑越如此也。雖然。與南雲同時而得者。使其顯榮。極於九列三少。而果濼曠於職。苟冒於干祿。以負天子之任使。豈如南雲之脫然無所累也乎。南雲家饒財。自爲諸生。頗自馳騁。喜音樂歌舞。其爲御史所汰。以此。南雲旣棄科舉之學。日從鄉先生長老爲社會。惟不能飲酒。喜音樂歌舞益甚。以此傾其貲。顧猶忻忻愉愉。無日不然。蓋至是年七十有一矣。豈非所謂達生之情者哉。翁初與家君同學。又與伯父同年生。故常往來余家。以予之譚陋。翁獨愛慕其辭。以爲可傳。求予誌其生壙者。十有二年。予未能應翁之命。翁亦不怒。而請之益勤。謂予曰。人死後而有誌。是誌者。生之所不能見也。吾得子之誌。是能見其死後。願子之誌吾壙也。翁爲人有風致。可謂翛然於生死之際。則予之所謂命者。又不足爲翁道也。翁姓龔。名某。字某。南雲者其老而自號云。是爲誌。

觀震川之言似南雲爲有文無行之人。故震川但論其制舉之文而不稱其行。至名與字亦逸之。但署其外號曰南雲。且諄趣至十有二年而不應。決有不能應者在。顧以世父及父之

交情義在不能不應言外見其不得已也

亡友方思曾墓表

子友方思曾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於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畀其子昇。俾勒之於石。蓋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於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遽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既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問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有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嘆。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墮龍啞羊之流。卽跪拜施舍。



冀得真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於今。又安知其憤憾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翛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憾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於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築。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予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予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曾凌曉乘船來告。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予之深也。思曾之葬也。陳吉甫旣爲銘。子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震川晚達雖不寫其牢騷然恆爲他人抱屈卽以自寫其牢騷佛學非其所嗜然寫思曾不得已而入佛仍爲不得科名之故言外均爲之惋惜不專屬意於佛學文字迴環往復情致至佳悲慨亦甚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

無錫有隱君子曰王君。以仁孝施於其家。而訓迪其鄉之子弟。二子相繼登進士。初朝廷用伯子官。推封爲戶部某司主事。及仲子之在駕部也。詔又以其官命之。其於世俗榮顯矣。而君且樂嘉遯。遺利勢。聞子有美政善事。貽書慰勞。而終不喜以官封自矜炫。以爲居官者不得顧其家。而居家者不知有其官。其自殊別如此。伯子方侍養。而仲子進官廣東。以君春秋高。不忍踰嶺。亦懇疏歸。於是父子兄弟相聚。蓋又承懽顏者十餘年。而君始卒。年逾大耋。見五世之孫。羣兒環遶膝下。怡怡愉愉。獨得其天性之樂。如君者。吾江南仕宦之家不多見也。君諱澤。字均霑。高祖諱宏。居三登里。以人材調補浙江都轉運鹽使司判官。通利鹽筴。商人惠賴。其卒也。來共致金葬之。曾祖諱惟益。祖諱經。兄弟五人。皆好任俠。宣德中。徭上林苑。因破耗其家。父諱宗常。課書自給。而教子以經學。君以是明經爲人師。無錫黌舍之士。半出其門。而二子卒以經學顯。君爲人至孝。父性嗜甘。日貯棗柿蜜餌餽餽。必

愜其意。一日行仆墮下。傷其足。病至危殆。割股療之。母袁孺人喪明。左右扶掖十餘年。目忽自明。人謂孝誠之所感。有賈人被掠。盡亡其蓄。行乞於市。且餒死。君知其湖湘間人。賈吳久矣。意憐之。厚資送得生還其鄉。其樂施予。急人之難。類如此。日閱古書傳方。又數與黃冠遊。多得禁方。爲藥濟活貧人甚衆。居家無燕嬉之容。檢御精明。不以老故自解慢。嘗服延壽丹。形神充沃。黑髮莢莢復生。顛骨隆起。乍開乍闔。逾八十年。侍姬復乳一男子。一女子。嘉靖三十七年。秋遭疾。食漸少。氣微。目炯炯不寐。亟索枕中書。又索阿羅漢傳。歛然而逝。人尤以爲異。是歲八月十八日也。年八十九。配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後潯之女。封安人。贈宜人。先卒。子男三人。召。戶部某司員外郎。廣東按察司僉事。幼子怡。女二人。孫男二人。金鑑。鑑舉進士。未廷試。孫女四人。曾元孫男女十六人。以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某日。葬馬鞍塢先塋之傍。予數過無錫。行九龍山下。思與其賢士大夫遊。而道無由。今僉憲見屬以墓上之石。蓋余所夙仰其高風。而不可卽者。因讀進士鑑所爲狀。於是乃知其子孫之能成名者。以有君也。遂撫其大略書之於墓云。

組織瑣事不見痕迹

貞節婦季氏墓表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已矣。而閨門之內。罕言之。亦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愴然寡儷。其才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愚下之性而已。故禮有異父昆弟之服。至於高明貞亮之姿。其所出有二。其一決死以殉夫。其一守貞以殉世。是皆世之所稱。而有國家者之所旌別。然由君子論之。苟非迫於一旦。必出於死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是乃爲可以死之道。不然。猶爲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殉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君薨。世子幼。六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殉君者也。以臣殉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黃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之子在。獨可以死乎。就使無子。苟有依者。亦無死可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村。女子季氏。爲同縣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某年某月日卒。黎平太守夏君玉麟。高其行。爲貞婦。季孺人傳。獨稱其所以能教世卿者。爲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蓋季氏之祔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守蔣氏之兆域也。子因世卿來請。因論著之以表其墓上。使知女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氏之徒爲中道云。

所謂不知從一之義再醮耳。爲貞婦旌墓之文。乃以再醮爲反面語。作比例寧非唐突。觀他用莫能止及順其愚下之性言王道近人情不貶再醮之婦。一眼禮重守貞之婦。文必如此立言方爲得體。

元朗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修飾。立功名於世。以取富貴。世莫不稱述之。若是而以爲賢。不知此亦其外焉者耳。苟其中有不然。雖暴著於一時。而君子奚取焉。蓋昔孔子之門。其持己立身。不以小節而不閑。其論可謂嚴矣。而於虞仲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未嘗不深取之。蓋知其存於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友吳純甫。嘗稱元朗之爲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言元朗有高行。多大節。以其在於隱微幽獨之間。而不可誦言於人者。此元朗之所以爲賢。而人莫之知也。元朗姓沈氏。諱金馬。字天行。後更諱世麟。字明用。而自號元朗。少有俊才。爲文率意口占而成。與吳純甫周于岐同里。並知名。三人者相善也。于岐宦達。位至大理寺丞。元朗純甫屢困於鄉闈。純甫晚乃得薦。其後一再試南宮。復不第以歿。然二人在學校中。名聲籍甚。太末方思道爲崑山令。自負海內文學之士。而於元朗純甫深所推獎。然純甫後益於奮。治名園。與其徒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元朗自放於酒。無日

不醉。往往對人皆醉中語也。常持胡餅獨往來山中。或時髮髻裸袒。行於市。遇不可意。卽大罵。家貧。從縣令乞貸。令亦笑與之。有郡推官迎延爲師。元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歲終謝去。瓶罌堆積滿庭。督學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卷。元朗不屑意。故爲妄言却之。御史莫能致也。元朗於書強記。其後絕不觀。而架上書數千卷。指示純甫曰。吾神遊其間矣。其寄興清遠如此。元朗以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二。有子一人曰大宗。元朗之祖諱愚。字通理。其從祖諱魯。字誠學。兄弟皆有文名。葬在邑中馬鞍山。純甫一日與子過之。指曰。此元朗家墓也。異時古柏甚奇。常鬱鬱蒼翠。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用其不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有仕者。獨元朗負才氣以死。人猶謂之狂生云。嘉靖某年月日附葬於朱瀝原之祖塋。純甫曰。我宜爲銘。及純甫北上。大宗送之澠墅。泣以請。純甫許以南還。竟不果。於是大宗以屬之子。蓋又二十年。始爲之書於墓上。此純甫之意也。嗚呼。純甫其亦可謂深知元朗者矣。

文亦常軌須觀他步步停頓處神完氣聚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於朝廷。莫可得見。至於巖壑草莽之中。沒沒者

多矣。其得列於史。蓋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隱君者。其孝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稱焉。隱君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諱鑠。仁善好施。畜牧於沾之重輿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爲東山翁。東山翁病且死。君籲天求代。賽禱山神祠。去其家數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爲母持佛氏盂蘭經。十五年不輟。唄誦。菓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爲弟更娶後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召還。分與之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歲租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違者。人有病死。先嘗盜禾爲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爲直其事。歲饑。山莊千石穀。皆以賑。饑民猶不逞。盜其窖中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饑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自是乏。凡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菴。榆次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暫困。天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賈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日卒。年六十有一。葬於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二孺人。祔。子男五人。鍼。錠。鈇。錠。女一人。適杜庭元。鈇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

在晉之遼。响响原隰。草莽廣薦。羊牛濺濕。有美伊人。仁服義襲。嶷嶷厥子。載觀其人。允矣國器。其究

有立。前聞是追。公卿是爲。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文應人求就其事略敘之。然自有駕馭之法。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死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蓋世之君子。不當其事。而當其事。或非其人。故無由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女子。自東南來奔。衣結束甚牢固。賊逐之。至一佛舍。欲污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里人爲藁葬北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爲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如王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今二十年。而無一言以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請書以勒石其墓。蓋烈婦之夫周鎰蚤死。遺二孤。已而皆病疹。長者七歲而死。幼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爲之廢寢食。百方求瘳之。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自縊也。嗚呼。豈不悲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觀古書。父謁選卒於京師。姊每哭之。聞者莫不悽然淚下。平時撫教執禮甚至。妹嫁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相聚。語及之。姊曰。妹過矣。曷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爲也。又言他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蓋未嘗經意也。真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鎰父諱口。工部都水



司主事。祖諱燁。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大。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崑山人。其卒以嘉靖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吳墟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奏下禮部。旌其閭。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爲恥。所以扶翊世教。其意遠矣。會水部君卒。其家寢其事。未有舉者。而鑑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攜其兒。或長者。或幼者。蓋其精爽不亡云。

大吏之死。僅一二見來。甚突兀。罵人不少。妙在世之君子。不當其事。當其事。或非其人。立時脫卸。無迹立言。至爲得體。中間述烈婦訓妹語。爲儒者所不能道。收束數語言外。見其遺憾。曹節婦碑陰。

長洲蘇寶之姑。始年十八。嫁曹君綬。二十七夫亡。寡居四十九年。以嘉靖庚子年。春秋七十五。亡子女。寶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長洲縣戴墟妍字圩之原。予爲題其墓曰。曹綬妻蘇氏貞節之墓。寶又請書其碑陰曰。吾姑未死前三年。吾臥病。姑來視病。寶見姑老矣。因語及生平。歔歔曰。男子壯年何憂病苦。今老且死。汝不可不爲吾計。吾死慎勿葬我曹氏墓。曹氏墓迫隘。自夫死後。其宗姓

率火瘞散漫荒莽間。遙遙五十年。不復知夫處矣。苟廁諸纍纍間。殆與誰比。去此一里。所有界浦。其水清潔。死必燻我。鬪灰浦中。令吾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寶是以營茲新兆。蓋今十有二年而克成。噫可悲也已。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傳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及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鄆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焉。夫孔子之慎於葬母也。如此。使無輓父之母。必不敢於防山。雖從古禮。其可也。蘇氏蓋得之矣。自古女子不幸失其所天。能守禮義。不見侵犯。見於史傳者不少。然必待備述其平日閨闈之素。而後其節始著。若寶之稱其姑一言而已。要之與古易簪結纓何以異哉。嗟夫。五十年高風勁節。可以想見千載之下。當知其人其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因表著之。

揚骨灰於界浦其語甚奇文末卽用是語以爲結束亦奇甚

魏誠甫行狀

嗚呼。予娶於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爲深。孰謂誠甫之賢。而止於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零涕。旣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爲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爲蘇州

人始居長洲。後稍徙崑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璧。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爲當代名儒。誠甫爲人少而精悍。有所爲。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然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爲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爲羣。皆褒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爲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遊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哀聚圖史。予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予臥視之。笑其不自閑。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畜。絕不膾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狀誠甫特一書生。然震川禮重其妻。故推愛及於誠甫。所敘雖瑣細。亦寓至情。

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孺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賞雄。敦尙簡實。與人媯媯。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餌餅。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

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癩。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此文紆讀至萬徧和淚細批見紆所選古文辭中此不名爲文直是一團血淚凝結而成

###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旣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卽譏謔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

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己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絳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器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此篇亦曾見予古文辭類纂中。然寫伯威戀親之狀。實自昌黎琴操得來。

顧隱君傳

隱君諱啓明。字時顯。世居崑山之七浦塘。今爲太倉人。相傳晉司空和之後。散居浦之南者。其族分而爲三。故世稱其地曰三顧村云。宋末有諱中二者。兵燹之後。盡喪其貲。有田數頃。遺其子公廉。公廉生愚。好濂洛之學。讀書常憑一几。几有剝處。人以比之管幼安。是爲原魯先生。原魯生五子。其季

爽。贅居塘北。又爲塘北顧氏。爽生謨。謨生昊。昊生四子。寅以明經爲始興教諭。其次卽隱君也。隱君有子曰存仁。舉嘉靖十一年進士。選調餘姚知縣。以最入爲禮科給事中。皇太子生。覃恩近侍。封隱君如其官。隱君爲人敦樸。纘率任眞。尤不能與俗競。平生不識官府。會里中有徭役事。隱君爲之賦鴻雁之詩。戾止於吳門。君故生長海上。言語衣服。猶故時海上人也。無纖毫城市媮靡之習。及貴愈自斂約。就養餘姚。以力自隨。獨夜至官舍。縣中人無知者。敕受章服。閉門不交州郡。郡太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一往。每旦焚香拜闕。一飲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天子恩。不得此。居常讀書。有所當意。每挾摘向人談說不休。曰。吾不信。今人非古人也。故平生未嘗愛財。未嘗疑人。季弟鍾蚤世。先屬意隱君子爲後。隱君固讓其兄子。在餘姚。見家人持官物。卽槌碎加詬責焉。雖流離顛沛之際。孜孜以濟人爲務。有乞貸。分貲予之。知其人必負。業已許之。不變也。或僞指隱君。賺人金。隱君曰。吾不知金。而金實爲我。卒償之。而不自言。州大夫建綽楔。使人送其直。送者詭曰。此吾贖金也。而非其罪。隱君惻然遽還之。里有某宅某墓。地相隣比。有某橋道未修。有某死未殮。葬以告。必得所欲。至其所。自奉布衣蔬食而已。瀕海多逋稅。置役田以恤其里人。嘗曰。海上吾故鄉。吾不能一日亡首邱之志。故自號海隱居士。時時往廬於墓側。從始興君遊。年老兄弟相樂也。竟自海上得疾以歸而卒。初

隱君未六十爲教曰。古人葬以掩形。務從朴實。觀美何益。吾葬不拘忌。棺必油杉。有一不然。是爲逆命。因乞始與君書之。勒石於墓。存仁爲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忤旨。謫居保安州。保安州在居庸關外。自稱居庸山人。

贊曰。顧氏自丞相肅侯。始著於吳錄。司馬氏渡江。顧賀紀薛號稱世胄高門。蓋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溱濟兄弟。一時起海上。竝爲給事中。最後山人繼之。卽所謂三顧族也。余少從山人遊。至貴顯終始不改其操。可謂純篤君子矣。及觀隱君行事。考論其家世。蓋有以哉。冢宰玉峯朱公。以碩德元老爲之銘。可以不媿。而通參張先生之狀。尤爲詳覈。余得而論次之云。

文極修整

洧南居士傳

洧南居士者。姓杜氏。名孟乾。其先自魏滑徙扶溝邑。居洧水南。故以爲號。曾祖清。以明經任大同經歷。祖璿。贈戶部主事。父紹。進士官戶部主事。居士少爲諸生。已有名。歲大比。督學第其文爲首。而戶部乃次居四。時戶部得舉人曰。此子不欲先其父耳。久之竟不第。貢入太學。選調清苑主簿。庀馬政。卻禮幣之贈。數言利病於太守。又欲開郎山煤。導九河。諸所條畫。皆切於時。太守嗟異之。會柳蘆溝。



河橋雷尙書檄入郡。選其才。得清苑主簿。而委任焉。然苑人愛其仁恕。及聞居士之孫化中。舉於鄉。喜相謂曰。固知吾杜母之有後也。陞瀘州經歷。丁內艱。服闋。改鞏昌。至則陳茶馬利病。太守器其能。郡事多咨焉。竟卒於官。年五十。居士爲學精博。尤長於詩。所交皆知名士。平生尙氣輕財。收卹姻黨。字孤寡。不憚分產畀之。縣中有事。皆來取決。伉直不容人之過。族人子弟。往往遭撻楚。然未嘗宿留於中。皆敬服而怨讟者鮮矣。初涑水東折。歲久衝淤轉而北。居士力言於令。改濬以達於河。扶溝人賴其利。爲之語曰。涑水淤。老幼啼。涑水通。賴杜公。居士於家事不營省。聞有善書。多方購之。建書樓。且戒子孫善保守。刻石以記。所著有涑南文集。涑南詩集。北上墓。南歸藁。西行藁。五經韻語。書經駮。彙集醫方若干卷。君旣沒。其從父弟孟詩。狀其行如此。嘉靖四十四年。化中登進士。明年爲邢州司理。隆慶三年。吳郡歸有光。化中同年進士也。來爲司馬。因採孟詩語。著之其家傳。

歸子曰。大梁固多奇士。尤以詩名。吾讀涑南詩。意其人必超然埃壚之表。及爲小官。似非所屑。顧必欲有以自見。乃知古人之志行。所存不可測也。視世之規規譚譚。無居士之高情逸興。雖爲官豈能辨治哉。化中蓋深以予言爲然云。

居士特一世家子之自愛不苟者。文卻以矜莊出之。重年誼也。中有趣語。亦有誠切語。

蔡孺人傳

蔡孺人眞眞。福州太守朱公豹之妻也。父蔡翁。多女而無子。因語蔡媪。後母舉女。及蔡媪有娠。父夢異人授之玉珎十五。至十五日而生女。以爲奇。乃舉之。卽蔡孺人也。孺人生而端重寡言笑。能讀孝經。列女傳。及歸朱公。朱公時爲諸生貧。孺人躬操作以資給之。朱公父母在堂。兄弟五人皆同龔。孝陸之譽。洽於閩里。朱公爲御史。受誥封。被服布素如其夫爲諸生時。始朱公舉進士。令奉化。再調餘姚。其後爲二千石。皆以清廉著聞。福州廨中有鷓鴣二。其子察卿愛弄之。欲持歸。孺人曰。爾父未嘗持官物。二鳥亦官物也。竟不許。朱公卒時。察卿九歲。其女七歲。孺人泣語人曰。女吾出。然終爲他家婦。此子若不立。何以承朱氏宗祊。故於察卿教之甚嚴。每夜篝燈火。令從旁誦讀。時或加笞。已復流涕。中心實憐愛之也。出入必令老僕隨之。戒毋與輕俠遊。朱公前妻有瞽女。孺人爲取壻。終身養之。女死。復收卹其孤。嘗寄人黃金。其家遭變。倉卒不知其鎰。但以枚數使二嫗昇來。及歸時。或勸鎔之。而藏其贏。孺人不許。遂完歸之。察卿已成。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年五十。奉佛道。齋蔬十有六年。臨死。召戚屬分斂衣辭訣。謂察卿及其女曰。吾死毋遽哭。我以但化俄頃。整襟而逝。歸子曰。余至上海。過察卿所。讀其先世遺集。自元仲云先生以來。三百年。世有文學。而朱公所至官。

著風節。及觀察孺人之事。海上稱詩書禮義之家。有以哉。察卿復攻文。有孝行。不媿賢母之教云。

震川熟於史記。外戚傳。故狀婦人雖瑣屑事。靡不有神韻。而於節烈之母。尤加意。

書齋銘

齋故市廛也。恆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熟。舊地日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衷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闐然。每至深夜。鼓琴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待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邱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况天闕地藏。神區鬼奧。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遊者。今遙望者幾年矣。尙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如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欲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於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塔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穢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皇風旣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狀書齋之近市紛呶塵穢極矣文一邊爲陋室寫照一邊則自寫其懷抱似淤泥之中而白蓮花亭亭靜植胸次之不凡活畫一有道者之小影銘詞尤屬儒先之言與莊生所謂冥極者迥然不同

清泉銘

崑山司訓袁先生。宜春人。名豐。字某。別自號清泉子。蓋其居地名馬領清泉云。予攷袁郡圖經。有大

袁山。小袁山。相傳漢高士袁京。隱於其下。後人以名其山。又別有袁嶺。以爲袁閔嘗所隱處。閔汝南公族。無繇至此。史稱其晦迹亂世。自投深林。其至袁嶺。或當在延熹以前。耶。世謂袁州之袁。皆京之後世子孫也。今先生自托於清泉。夫安知數百年後清泉不復姓袁也。耶。何豫章山水之多袁也。先生云。清泉發馬頰。演迤而東。過其居之南。出虎狼東岡。岡之南爲石鏡雲峯。峯之東爲南峯。南峯隔清泉道。適與其居相對。而馬頰在其西。往往有菴院林木。泉水流布。灌田數百頃。予愛其清泉之名。爲之銘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動溶無形。孰能識窺。泚泚之泉。見於山下。我儀其德。宿汚以化。

無中生有。援古證今。袁司訓遂因此文以名矣。

弔何氏婦文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與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既遷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予亡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予家。予妻死。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潸然淚下。爲文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兮。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兮。又何乖於民彝。斯前世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

之。至於今而創見兮。婦爲夫而自刎。夫與父其一道兮。夫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兮。謂白首其相隨。胡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徬徨兮。形枯槁而面鰲。且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帷。惟夫病之可念兮。尙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病而致羸兮。又誰爲之憂危。彼萬族之相托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匹兮。固百年以爲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化離。予昔嘗歷此變兮。况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髦兮。悼往昔而傷咨。况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淋漓。

劉臂療夫此事吾亦見之然震川篤於伉儷隨在生感故言之有情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世皇。繼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臣怙寵。咨爲姦宄。父子持權。潰亂天下。一旦殘夷。天威不假。天下以此感嘆。先皇神武雄決。蓋世之英。在古權姦。鮮不害國。今則自斃。繫皇不惑。天亦助明。與古異勢。社稷之福。可保萬世。惟忠愍公。撲其方熾。誠款懇惻。辭引主器。冀以覺悟。憫不顧避。賊臣切齒。文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俄頃。季子就醢。冠纓必整。叔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容。

造境愈靜。亦維前歲。□薄都城。犬羊號呼。噬嚙生氓。廟議失策。以冀緩師。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害必明。抵掌鳴劍。志絕殊庭。時已犯忤。重被考掠。折指鏤骨。曾不畏燦。間關萬里。謬謬不已。志士求仁。必趣於死。先皇之英。亦自公啓。龍駕歎忽。未及褒美。天子明聖。思繼先志。恩綸首建。加官賜諡。俾延世賞。勵其後人。剖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正。千古若一。方公侷僦。遠集何日。觀彼蹀躞。嘿嘿自吒。不忍大恣。因時發憤。遂震羣耳。如雷之聞。雖彼黨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房子之邑。公之所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皇家。猶有英靈。摛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尙享。

此文脫胎杜詩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意歸美世宗。自是人臣之分。不知世宗之護前分。宜雖誅實不自引。過猶德宗之信盧杞。終始不悟。蓋分宜之文字。雖震川不能過。且其善柔便僻。巧取上旨。君臣相親如家人。吾思其每得一錢。或且自陳於上。故世宗信之言。官論其貪黷。不復爲動。忠憫之死。名附張經之後。世宗惡張經。遂一併勾決。尋雖悟之。然亦不承其過。所謂龍駕歎忽。未及褒美。直爲尊者諱耳。

### 思質王公誄

思質王公諱忬。字民應。吳郡太倉人。南京兵部右侍郎倬之次子。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遼薊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連。其明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使世貞。次子進士世懋。並解官。號踊冤痛數絕。明年春。喪還吳。吳士大夫哀之。僉謂余宜爲詞。載於素旂。迺作誄曰。

粵昔姬代。徂靈而衰。子晉登假。厥有支遺。繫王垂姓。綿世洪丕。秦翦魏錯。奮鉞乘鷹。漢庸吉駿。名賢疊疊。睢陵貴胄。仍晉台司。惟始翼公。邁勳江左。六代輝華。鳴玉襲組。將門相門。世無與伍。泚矣胸封。迄唐踵武。瑯琊之別。分水有譜。夢聲廣學。爲吳始祖。洎先司馬。連理擢英。兩枝之胤。繩繩科名。惟先司馬懿行。徽聲。佐時嘉績。樹位九卿。分祿養族。逮及孤矜。鄉歸其厚。沒世稱仁。公生神秀。先公愛子。早馳儁譽。先紹休美。羽儀初升。牙角欲起。天馬騰翔。不限疆里。峻陟大僚。日緝王旅。公之勤功。先公之施。天之報之。宜厚其社。命也如何。猝見傾圮。嗚呼哀哉。初爲大行。主諸有經。有國之卹。言共其旌。厥車告虔。抒帝哀誠。惠文嶽嶽。大璫怵懲。聿巡南楚。去吏螫螟。察理冤獄。活者千人。滔滔江漢。千里風生。神州攬轡。獨當口兵。完其危環。奠我帝京。遂參中臺。東山拊循。攝機而謀。建立三城。咸寧逆節。折其勾萌。帝警海魚。命之南征。洪波血戰。渤海朱腥。越氓煦德。布路泣行。迺帥雲中。遏口修亭。營有



新竈。旁見烟青。帝曰汝忬。常在行間。惟汝賢勞。其週我邊。閃閃朱旗。戾於薊門。殺獲首口。歲有報聞。罔不應格。茅社宜分。疇邑未及。罹此大屯。嗚呼哀哉。歲之暮春。犬羊犯威。軼我郊圻。疾如風雷。繼囊糧盡。翳翳窮壘。師以左次。時其氣衰。嗚呼哀哉。疆場之事。何歲不有。命也如何。公罹其咎。我思盛衰。如轉圓走。先公鼎貴。公仍其後。兩世同官。復凌其右。繼以二嗣。才猷日茂。鬼神忌之。誰能無詬。嗚呼哀哉。惟帝惟天。命之攸制。亦既惠之。又復蹶之。亦既珮之。又復劓之。其始榮之。復乃悴之。榮則義之。悴忽墜之。昔也何順。今也何盪。誰爲推之。誰爲擠之。誰獨徘徊。誰當橫厲。蒼天茫茫。莫詰所謂。大運幹流。隨之以逝。公之許國。致命則遂。有子纘承。不隕其世。必復其始。其有以慰。嗚呼哀哉。

序中所云嘉靖三十八年吏兵之辭有連指灤河之敗也寇西入而聲東忬遽引兵而東禦因之遵化遷安諸郡皆被兵經王漸方輅論列而世貞又經紀忠愍之喪嵩父子大恨因而中之而忬遂死然震川與世貞不相能至斥之爲妄庸何以允爲美中士大夫作文想此時世貞之名尙未大盛而忬之名重於吳中故有是作



# 明史歸有光傳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師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用古教化爲治。每聽訟。引婦女兒童案前。刺刺作吳語。斷訖遣去。不具獄。大吏令不便。輒寢閣不行。有所擊斷。直行己意。大吏多惡之。調順德通判。專轄馬政。明世進士爲令無遷倖者。名爲遷。實重抑之也。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雅知有光。引爲南京太僕丞。留掌內閣制敕房。修世宗實錄。卒官。有光爲古文。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時王世貞主盟文壇。有光力相觝排。目爲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亦心折有光。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有光少子子慕。字季思。舉萬曆十九年鄉試。再被放。卽屏居江村。與無錫高攀龍最善。其歿也。巡按御史祁彪佳請於朝。贈翰林待詔。有光制舉義。淇深經術。卓然成大家。後德清胡友信與齊名。世並稱歸胡。

93024206



# 古文百篇

△二冊 定價四角

專選人人必讀文字淺顯有興趣者。以便各校教授及自修選讀之用。艱深古奧及一切陳舊之文。概不列入。百篇中以字數之長短爲先後次序。前三篇精選短篇之文。尤便初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274)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林氏選評  
名家文集歸震川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評者 閩縣 林紆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蕪湖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學扶輪出版社

名家詩文集

錢牧齋文鈔	四册	二元
錢牧齋晚年文	一册	四角
錢牧齋詩鈔	十二册	四元
錢牧齋選列朝詩集	五十册	三元
歸震川全集	六册	二十元
金堡編行堂集	十二册	二元五角
屈翁山文外	八册	三元
屈翁山詩外	五册	二元五角
西廬文集	十二册	二元五角
春酒堂文集	張簡	二元五角
炳燭齋文集	周容	二元五角
汪堯峯文集	顧仲恭	二元五角
聊齋文集	二册	一元六角
聊齋詞	二册	一元六角
齊召南唱酬集	合刻	一元六角
施愚山全集	二册	一元六角
戴南山文鈔	二十册	一元六角
方望溪文鈔	三册	一元六角
汪大紳羅壘山四家	合鈔	一元六角
彭尺木薛家三家	合鈔	一元六角

全樹山文鈔	八册	三元
句餘土音	合刻	三元
金樹山詩	一册	三元
洪北江文鈔	白連史	三元
惲子居文鈔	七册	三元
胡天游文集	二册	一元五角
隨園文鈔	四册	一元五角
石筍山房全集	四册	一元五角
碧城仙館詩鈔	十册	一元五角
梅伯言全集	五册	一元五角
魏默深文集	八册	一元五角
魏默深文集	六册	一元五角
魏默深文集	七册	一元五角
魏默深文集	七册	一元五角
吳肇甫全集	尺牘	一元五角
王壬秋全集	詩集	一元五角
章太炎	尺牘	一元五角
譚復生	尺牘	一元五角
林琴南	尺牘	一元五角
嚴又陵	尺牘	一元五角
清文匯	尺牘	一元五角
原名國	尺牘	一元五角
朝文匯	尺牘	一元五角

戊戌  
六君子  
遺集

中國毛邊紙精印

鉛版大字本

全部分訂六冊

定價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此書爲戊戌就義六君子之遺著。

若瀏陽譚復生 所著寥天

一閣文 莽蒼蒼齋詩 遠遺堂集外

文。侯官林暉谷 晚翠軒集。

綿竹楊叔嶠 說經堂詩草。

富順劉光第 介白堂詩集。

聞喜楊深秀 雪虛聲堂詩

鈔及奏稿。南海康幼博 遺

詩等。各稿皆散佚四方

極不易得。本館 費數年之

力 始得合印成帙。崇拜六君子

者。當以先睹爲快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1214234



260

\$ 35.00